

吉 檀 迦 利

1

你已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快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填充。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翻山越岭，从笛管里吹出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的安抚下，我小小的心儿，消融在无边的欢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语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倾注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空间在期待。

2

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仿佛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满我的眼眶。

我生命中一切的艰涩与矛盾化作一片甜柔的谐音——我的颂扬像一只快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欢喜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象触到的。

在歌唱中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3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聆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九天。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挡的岩石，奔涌向前。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我想说话，然而言语不成歌曲，我叫不出来。呵，你使我的心变成了你音乐的大网中的俘虏，我的主人！

4

我生命的生命，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因为我知道你的生命的爱抚，接触着我的四肢。

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摒弃虚伪，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使我的爱开花，因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宫深处设好了座位。

我要努力在我的行为上表现你，因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赐我行动的力量。

5

请容我休息一会儿，来坐在你的身旁。我手边的工作等一下子再去完成。

不在你的面前，我的心就不知道什么是安逸和休息，我的工作变成了无边的劳役海中的无尽的劳役。

今天，炎暑来到我的窗前，轻嘘微语：群蜂在花树的宫廷中放声歌唱。

这正是应该静坐的时光，与你相对，在这静寂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生命的颂歌。

6

摘下这朵花来，拿了去罢，不要迟延！我怕它会萎谢了，掉在尘土里。

它也许配不上你的花冠，但请你采摘它，以你手采摘的痛苦来给它光荣。我怕在我警觉过去时，日光已逝，供献的时间过了。

虽然它颜色不深，香气很淡，请仍用这花来礼拜，趁着还有时间，就采摘罢。

7

我的歌曲把她的装饰卸掉。她没有了衣饰的骄奢。装饰会成为我们合一之障碍：它们会横阻在我们之间，它们丁当的声音会淹没了你的细语。

我的诗人的虚荣心，在你的光芒中羞死。呵，诗圣，我已经拜倒在你的脚下。只让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让你来吹出音乐。

8

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挂起珠宝项链的孩童，在游戏中他失去了一切的欢乐，他的衣服绊着他的步伐。

为避免衣饰的破裂和污损，他不敢走进世界，甚至于不敢挪动。

母亲，这是毫无好处的，如你的华美的约束，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尘土隔断，剥夺去了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会的权利。

9

呵，傻子，想把自己背在肩上！呵，乞人，来到你自己门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求乞！

把你的负担卸在那双能担当一切的手中罢，永远不要惋惜地回顾。

你的欲望的气息，会马上把它接触到的灯火吹灭。它是不圣洁的——不要从它不洁的手中接受礼物。只领受神圣的爱所付予的东西。

10

这是你的脚凳，你在最贫贱最失所的人群中驻足。

我想向你鞠躬，我的敬礼不能达到你驻足地方的深处——那最贫贱最失所的人群中。

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骄傲永远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你和那最没有朋友的最贫贱最失所的人们作伴，我的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

11

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独的殿角里，向谁礼拜呢？睁开眼你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

他是在锄着枯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筑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脱掉你的圣袍，甚至像他一样下到泥土里去罢！

超脱吗？从哪里找超脱呢？我们的主已经高高兴兴地把创造的锁链带起：他和我们大家永远在一起。

从静坐里走出来罢，丢开供养的香花！你的衣服污损了又何妨呢？去迎接他，在劳动里，流汗里，和他站在一起罢。

12

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

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很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磨炼。

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流浪，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殿堂。

我的眼睛向空远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

这句问话和呼唤“呵，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股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

13

我要唱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

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

时间还没有到来，歌词也未曾填好：只有希望的痛苦在我心中。

花蕊还未开放，只有风从旁叹息走过。

我没有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蹶的足音，从我房前路上走过。

悠长的一天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座位，然而灯火还未亮起，我还不能请他进来。

我生活在和他相会的希望中，但这相会的日子还未来到。

14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但你永远用坚决的拒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拯救我，这刚强的慈悲已经密切地融化在我的生命里。

你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领受你自动简单而又伟大的赐予——这天空和光明，这躯体和生命以及心灵——把我从极欲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

有时候我懈怠地捱延，有时候我急忙警觉寻找我的路向，然而你却忍心地躲藏。

你不断地拒绝我，从软弱动摇的欲望的危险中拯救了我，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得你完全的接纳。

15

让我来为你唱歌。在你的厅堂中，我坐在屋角。

在你的世界中我无事可做，我无用的生命只能放出无目的的歌唱。

在你黑暗的殿堂，夜半敲起祈祷钟声的时候，命令我罢，我的主人，让我站在你面前歌唱。

当金琴在晨光中调好的时候，宠赐我罢，命令我来到你的面前。

16

我接到这世界节日的请柬，我的生命受了祝福。我的眼睛看见了美丽的景象，我的耳朵也听见了醉人的乐声。

在这宴会中，我的任务是奏乐，我也尽力演奏了。

现在，我问，那时间终于来到了吗，我现在可以进去瞻仰你的容颜，并献上我敬礼吗？

17

我只在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到他手里。这是我耽搁的原因，我对这耽搁负咎。

他们要用法律和规章，来紧紧地约束我，然而我总是躲着他们，因为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到他手里。

人们责备我，说我不理会人，我也知道他们的责备是有道理的。

市集已过，忙人的工作都已完毕。叫我不应的人都已含怒回去。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18

云霾堆积，黑暗渐浓。呵，爱，你为什么让我独在门外等候？

在中午工作最忙的时候，我和大家在一起，但在这黑暗又寂寥的日子，我只想象着你。

若是你不容我见面，若是你完全把我抛弃，我真不知将如何度过这漫长的雨天。

我不住地凝望遥远的阴空，我的心和不宁的风一同徘徊感叹。

19

若是你不说话，我就忍着，以你的沉默来填满我的心。我要沉默地等候，像黑夜在星光中无眠，忍受地低首。

清晨一定会来，黑暗也要消隐，你的声音将划破天空从金泉中倾下。

那时你的语言，要在我的每个鸟巢中生翼发声，你的音乐，要在我林丛鲜花中盛开怒放。

20

莲花开放的那天，唉，我不自觉地在心魂飘荡。我的花篮空着，花儿我也没有去理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时地有一段的忧愁来袭击我，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阵奇香的芳踪。

这迷茫的温馨，使我向往得心痛，我觉得这仿佛是夏天渴望的气息，寻觅完满。

我那时不晓得它离我是那么近，而且是我的，这完美的温馨，还是在我自己心灵的深处开放。

21

我必须撑我的船出去。时光都在岸边捱延消磨了——不堪的我呵！

春天把花开过就告别了。如今落红遍地，我却期待而又留连。

潮声渐喧，河岸的荫滩上黄叶飘落。

你凝望着的是何等的空虚！你不觉得有一阵惊喜和对岸遥远的歌声一起从天空中飘来吗？

22

在七月淫雨的浓阴中，你用秘密的脚步行走，夜一般的轻柔，躲过一切守望的人。

今天，清晨闭上眼，不理连连呼喊的狂啸的东风，一张厚厚的纱幕遮住永远清醒的蓝天。

林野住了歌声，家家闭户。在这冷寂的街上，你是孤独的行人。呵，我唯一的朋友，我最爱的人，我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要梦一般地走过罢。

23

在这暴风雨的夜晚你还在外面作爱的旅行吗，我的朋友？天空像失望者在哀号。

我今夜无眠。我不断地开门向黑暗中瞭望，我的朋友！

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不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

是从墨黑的河岸上，是从远远的惨淡的树林边，是穿过昏暗迂回的曲径，你摸索着来到我这里吗，我的朋友？

24

假如一天已经过去了，鸟儿也不再歌唱，假如风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罢，如同你在黄昏时节用睡眠的衾被裹上大地，又轻柔地将睡莲的花瓣合上。

旅客的行程未达，粮袋已空，衣裳破裂污损，而又筋疲力竭，你解除了他的羞涩与困窘，使他的生命像花朵一样在夜幕下开放。

25

在这困倦的夜里，让我安心地把自己交给睡眠，把信赖托付给你。

让我不去勉强我萎靡的精神，来准备一个对你敷衍的礼拜。

是你拉上夜幕遮上白日的倦眼，使这眼神在醒觉的清新喜悦中，更新了起来。

26

他来坐在我的身边，而我没有苏醒。多么可恨的睡眠，唉，倒霉的我呵！

他在静夜中来到，手里拿着琴，我的梦魂和他的音乐起了共鸣。

唉，为什么每夜就这样地虚度了？呵，他的气息接触了我的睡眠，为什么我总看不见他的容颜？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罢！

灯在这里，却没有一丝火焰，——这是你的命运吗，我的心呵！你还不如死了好！

悲哀在你门上敲着，她传话说你的主醒着呢，他叫你在夜的黑暗中奔赴爱的约会。

云雾盖住天空，雨不停地倾泻。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什么在动荡，——我不明白它的意义。

一霎的电光，在我的视野上抛下一道更深的黑暗，我的心摸索着寻找那夜的音乐对我呼唤的道路。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罢！雷声在响，狂风怒吼着穿过天空。夜像黑岩一般的黑。不要让时间在黑暗中度过罢。用你的生命把爱的灯点上罢。

罗网是坚韧的，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很心痛。

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害羞。

我知道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而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却舍不得清除我堆满屋里的俗物。

我身上披的是灰尘与死亡之衣，我恨它，却又热爱地把它抱紧。

我负的债很多，我的失败很大，我的耻辱秘密而又深重，但当我来求福的时候，我又战栗，唯恐我的祈求得了允诺。

被我用我的名字囚禁起来的那个人，在监牢中哭泣。我每天不停地筑着围墙，当这道围墙高起接天的时候，我的真我便被高

墙的黑影遮断不见了。

我以这道高墙自豪，我用沙土把它抹严，唯恐在这名字上还留着一丝罅隙，我煞费了苦心，我也看不见了真我。

30

我一个人去赴幽会。是谁在暗寂中跟着我呢？

我走开躲他，然而我逃不掉。

他昂首阔步，弄得地上尘土飞扬，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混合着他的喊叫。

他就是我的小我，我的主，他恬不知耻，但和他一同到你门前，我却感到害羞。

31

“囚人，告诉我，谁把你捆起来的？”

“是我的主人，”囚人说。“我以为我的财富与权力胜过世界上一切的人，我把我的国王的钱财聚敛在自己的宝库里。我昏困不过，睡在我主的床上，一觉醒来，我发现我在自己的宝库里做了囚人。”

“囚人，告诉我，是谁铸的这条坚牢的锁链？”

“是我，”囚人说，“是我自己用心铸造的。我以为我的无敌的权力会征服世界，使我有无限的自由。我日夜用烈火重锤铸造了这条铁链。等到工作完成，铁链坚牢完善，我发现这铁链把我捆住了。”

32

世界上那些爱我的人，用各种方法拉拢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你的爱比他们的伟大得多，你让我自由。

他们从不敢离开我，恐怕我把他们忘掉。然而你，日子一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天地过去，你还没有露面。

若是我不在祈祷中呼唤你，若是我不把你放在心上，你爱我的爱情仍在期待着我的爱。

33

白天的时候，他们来到我的房子里说：“我们只占用最小的一间屋子。”

他们说：“我们要帮你礼拜你的上帝，而且只谦恭地领受我们应得的一份恩惠”，他们就在屋角安静谦柔地坐下。

然而在黑夜里，我发现他们粗暴地冲进我的圣堂，贪婪地霸占了神坛上的祭品。

34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只要我真诚不灭，我就感觉到你在我的周围，任何事情，我都来请教你，任何时候都把我的爱献上给你。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不会把你藏匿起来。

只要把我和你的旨意锁在一起脚镣，还留着一小段，你的意旨就在我的生命中实现——这脚镣就是你的爱。

35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仰得很高，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

36

这是我对你的祈求，我的主——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

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快乐与忧伤。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

赐给我力量使我永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

再赐给我力量使我满怀爱意地把我的力量服从你意志的指挥。

37

我以为我的精力已竭，旅程已终——前路已绝，储粮已尽，退隐在静默鸿蒙中的时间已经到来。

然而我发现你的意志在我身上不知有终点。旧的言语刚在舌尖上死去，新的音乐又从心上进来，旧辙方迷，新的田野又在面前奇妙地展开。

38

我需要你，只需要你——让我的心不停地重述这句话。日夜引诱我的种种欲念，都是透顶的诈伪与空虚。

就像黑夜隐藏在祈求光明的朦胧里，在我潜意识的深处也响出呼声——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正如风暴用全力来冲击平静，却寻求终止于平静，我的反抗冲击着你的爱，而它的呼声也还是——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39

在我的心焦躁的时候，请降我以甘霖。

当生命失去恩宠的时候，请赐我以欢歌。

当繁杂的工作在四周喧闹，使我和外界隔绝的时候，我的安静的主，请带着你的和平与安息来临。

当我乞丐似的心，闭在屋角的时候，我的国王，请你以王者的威仪推门而入。

当欲念以诱惑与尘埃来迷蒙我的心眼的时候，呵，圣者，你是清醒的，请你和你的雷电一同降临。

40

在我干枯的心上，好多天没有受到雨水的滋润了，我的上帝。天边是可怕的赤裸——没有一片轻云的遮盖，没有一丝远雨的凉意。

如果你愿意，请降下你的死黑的盛怒的风雨，以闪电震慑诸天罢。

然而请你召回，我的主，召回这弥漫沉默的炎热罢，它是沉重尖锐而又残忍，用可怕的绝望焚灼人心。

让慈云低垂下降，像在父亲发怒的时候，母亲的含泪的眼光。

41

我的情人，你站在大家背后，藏在何处的阴影中呢？在尘土飞扬的道上，他们把你推开走过，没有理会你。在乏倦的时间，我摆开礼品来等候你，过路的人把我的香花一朵一朵地拿去，我的花篮几乎空了。

清晨，中午都过去了。暮色中，我倦眼朦胧。回家的人们瞟

着我微笑，使我满心羞惭。我像女丐一般地坐着，拉起裙儿盖上脸，当他们问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垂目没有答应。

呵，真的，我怎能告诉他们说我是在等候你，而且你也应许说你一定会来。我又怎能抱愧地说我的妆奁就是贫穷。呵，我在我的心的微隐处紧抱着这一段骄荣。

我坐在草地上凝望天空，梦想着你来临时候那忽然炫耀的豪华——万彩交辉，车辇上金旗飞扬，在道旁众目睽睽之下，你从车座下降，把我从尘埃中扶起坐在你的旁边，这破烂的丐女，含羞带喜，像蔓藤在暑风中颤摇。

然而时间流过了，还听不见你的车辇的轮声。很多仪仗队伍都在光彩喧闹中走过了。你只要静默地站在他们背后吗？我只能哭泣着期待，把我的心折磨在空虚的伫望之中吗？

42

在清晓的私语中，我们约定了同去泛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这无目的无终止的遨游。

在无边的海洋上，在你静听的微笑中，我的歌唱抑扬成调，像海波一般的自由，不受字句的束缚。

时间还没有到吗？你还有工作要做吗？看罢，暮色已经笼罩海岸，苍茫里海鸟已群飞归巢。

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开链索，这只船会像落日的余光，消融在黑夜之中呢？

43

那天我没有准备好来等候你，我的国王，你就像一个素不相识的平凡的人，自动地进到我的心里，在我生命的很多流逝的时光中，盖上了永生的印记。

今天我偶然照见了你的签印，我发现它们和我遗忘了的日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哀乐的回忆，杂乱地散掷在尘埃里。

你不曾鄙夷地避开我童年时代在尘土中的游戏，我在游戏室里所听见的足音，和在群星中的回响是相同的。

44

阴晴无定，夏至雨来的时节，在路旁等候瞭望，是我的欢乐。

从不可知的天空带信来的使者们，向我致意又向前赶路。我衷心欢唱，吹过的风带着清香。

从早到晚我在门前坐定，我知道我一看见你，那欢乐的时光便要飘然而至。

这时我自歌自笑。这时空气里也充满着芬芳。

45

你没有听见他蹙然的足音吗？他正在走来，走来，总是不停地走来。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年代，每日每夜，他总在走来，走来，总是不停地走来。

在很多不同的心情里，我唱过很多歌曲，但在这些歌调里，我总在宣告说：“他正在走来，走来，总是不停地走来。”

四月芬芳的晴天里，他从林径中走来，走来，总是不停地走来。

七月阴暗的雨夜中，他坐着隆隆的云辇，前来，前来，总是不停地前来。

愁闷相继之中，是他的脚步踏在我的心上，是他的双脚的黄金般的接触，使我的欢乐发出光辉。

46

我不知道从久远的什么时候，你就总是走近来迎接我。

你的太阳和星辰永不能把你藏起，使我看不见你。

在很多清晨和傍晚，我曾听见你的足音，你的使者曾秘密地到我心里来召唤。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生活完全激动了，一种狂欢的感觉穿过了我的心。

这就像结束工作的时间已到，我感觉到在空气中有你光降的微馨。

47

夜色将尽，等他又落了空。我怕在清晨我正在倦睡的时候，他忽然来到我的门前。呵，朋友们，给他开着门罢——不要拦阻他。

若是他的脚步声没有把我惊醒，请不要叫醒我。我不愿意小鸟嘈杂的合唱，和庆祝晨光的狂欢的风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即使我的主突然来到我的门前，也让我无忧地睡着。

呵，我的睡眠，宝贵的睡眠，只等着他的摸触来消散。呵，我的合着的眼，只在他微笑的光中才开睫，当他像从洞黑的睡眠里浮现的梦一般地站立在我面前。

让他作为最初的光明和形象，来呈现在我的眼前。让他的眼光成为我觉醒的灵魂最初的欢跃。

让我自我的返回成为向他立地的皈依。

48

清晨的静谧的海，漾起鸟语的微波，路旁的鲜花，争妍斗艳，在我们匆忙赶路无心理会的时候，云隙中散射出灿烂的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光。

我们不唱欢歌，也不嬉游，我们也不到村集上去交易，我们一语不发，也不微笑，我们不在路上留连。时间流逝，我们也加速了脚步。

太阳升到中天，鸽子在凉阴中叫唤。枯叶在正午的炎风中飞舞。牧童在榕树下做他的倦梦，我在水边卧下，在草地上展布我困乏的四肢。

我的同伴们嘲笑我，他们抬头疾走，他们不回顾也不休息，他们消逝在远远的碧霭之中。他们穿过很多山林，经过生疏遥远的地方。长途上的英雄队伍呵，光荣是属于你们的！讥讽和责备要促我起立，但我却没有反应。我甘心没落在乐受的耻辱的深处——在模糊的欢乐阴影之中。

阳光织成的绿荫的幽静，缓缓地笼罩着我的心。我忘记了旅行的目的，我无抵抗地把我的心灵交给阴影与歌曲的迷宫。

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地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

49

你从宝座上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我正在屋角独唱，歌声被你听到了。你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在你的厅堂里有很多名家，一天到晚都有歌曲在唱。然而这初学的简单的音乐，却得到了你的赏识。一支忧郁的小调，和世界的伟大音乐融合了，你还带了花朵作为奖赏，下了宝座驻足在我的草舍门前。

50

我在村路上沿门求乞的时候，你的金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位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的施与，期待那散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终于来了。忽然你伸出右手来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缓缓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然而我一惊不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献给你。

51

夜深了。我们一天的工作都已做完。我们以为投宿的客人都已来到，村里家家都已关上门了。只有几个人说，国王是要来的。我们笑了说：“不会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仿佛门上有敲叩的声音。我们说那不过是风。我们熄灯就寝。只有几个人说：“这是使者！”我们笑了说：“不是，这一定是风！”

在死沉沉的夜里传来一个声音。朦胧中我们以为是远远的雷响。墙摇地动，我们在睡眠里受了惊扰。只有几个人说：“这是车轮的声音。”我们昏困地嘟哝着说：“不是，这一定是雷响！”

鼓声响起的时候天还没亮。有声音喊着说：“醒来罢！别耽误了！”我们拿手按住心口，吓得发抖。只有几个人说：“看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国王的旗子！”我们爬起来站着叫：“没有时间再耽误了！”

国王已经来了——然而灯火在哪里呢，花环在哪里呢？给他预备的宝座在哪里呢？呵，丢脸，呵，太丢脸了！客厅在哪里，陈设又在哪里呢？有几个人说了：“叫也无用了！用空手来迎接他罢，带他到你的空房里去罢！”

开起门来，吹起法螺罢！在深夜中国王降临到我黑暗凄凉的山房子里了。空中雷声怒吼。黑暗和闪电一同颤抖。拿出你的破席铺在院子里罢。我们的国王在可怖之夜与暴风雨一同突然来到了。

52

我想我应当向你请求——可是我又不敢——你那挂在颈上的玫瑰花环。这样我等到早上，想在你离开的时候，从你床上找到些碎片。我像乞丐一样大清早就来寻找，只为着一两片散落的花瓣。

呵，我呵，我找到了什么呢？你留下了什么爱的标记呢？那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那是你的一把巨剑，火焰般放光，雷霆般沉重。清晨的微光从窗外射到床上。晨鸟叽叽喳喳地问：“女人，你得到了什么呢？”不，这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这是你的可畏的宝剑。

我坐着猜想，你这是什么礼物呢。我没有地方去藏放它。我不好意思佩带它，我是这样的柔弱，当我抱它在怀里的时候，它就把我压痛了。然而我要把这光荣铭记在心，你的礼物，这痛苦的负担。

从今起在这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在我的一切奋斗中你将得到胜利。你留下死亡和我作伴，我将以我的生命给他加冕。我带着你的宝剑来斩断我的羁勒，在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

从今起我要抛弃一切琐碎的装饰。我心灵的主，我不再在一

隅期待哭泣，也不再畏怯娇羞。你已把你的宝剑给我佩带。我不再要玩偶的装饰品了！

53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精巧地嵌着华美闪亮的珠宝。然而依我看来你的宝剑是更美的，那弯弯的闪光像毗湿奴的神鸟展开的羽翼，完美地平悬在落日怒发的红光里。

它颤抖着像生命受死亡的最后一击时，在痛苦的昏迷中的最后反应，它炫耀着像将烬的世情的纯焰，最后猛烈的一闪。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般的珠宝，然而你的宝剑，呵，雷霆的主，是铸得绝顶美丽，看到想到都是可畏的。

54

我不向你求什么，我不向你耳中陈述我的名字。当你离开的时候我安静地站着。我独立在树影横斜的井旁，女人们已顶着褐色的瓦罐盛满了水回家了。她们叫我说：“和我们一块来罢，都快到了中午了。”但我仍在慵倦地留连，沉入恍惚的默想之中。

你走来时我没有听到你的足音。你含愁的眼望着我，你低语的时候声音是倦乏的——“呵，我是一个干渴的旅客。”我从幻梦中惊起把我罐里的水倒在你掬着的手掌里。树叶在头上萧萧地响着，杜鹃在幽暗处歌唱，曲径里传来胶树的花香。

当你问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羞得悄立无言。真的，我替你作了什么，值得你的忆念？然而我幸能给你饮水止渴的这段回忆，将温馨地贴抱在我的心上。天已不早，鸟儿唱着倦歌，楝树叶子在头上哗哗地响，我坐着想了又想。

55

乏倦压在你的心上，你眼中尚有睡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没有得到消息说荆棘丛中花朵正在盛开吗？醒来罢，呵，醒来！不要让光阴虚度了！

在石径的尽头，在空旷无人的田野里，我的朋友在独坐着。不要欺骗他罢。醒来，呵，醒来罢！

即使正午的骄阳使天空喘息摇颤——即使灼热的沙地展布开它干渴的巾衣——

在你心的深处难道没有欢乐吗？你的每一个足音，不会使道路的琴弦迸出痛苦的柔音吗？

56

只因你的欢乐是这样地充满了我的心。只因你曾这样地迁就于我。呵，你这诸天之王，假如没有我，你还爱谁呢？

你使我做了你这一切财富的共享者。在我心里你的快乐不住地遨游。在我生命中你的意志永远实现。

因此，你这万王之王曾把自己修饰了来赢取我的心。因此你的爱也消融在你情人的爱里，在那里，你又以我俩完全合一的形象显现。

57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泪的光明，甘甜透彻心腑的光明！

呵，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

蝴蝶在光明的海上展开翅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的浪花上翻涌。

我的宝贝，光明在每朵云彩上闪着金光，它洒下无量的珠宝。

我的宝贝，欢乐在树叶间伸展，欢喜无边。天河的堤岸淹没

了，快乐的洪水在四散奔流。

58

让一切快乐的歌调都融和在我最后的歌中——那使大地草海欢呼摇动的欢乐，那是生和死两个孪生弟兄，在广大的世界上跳舞的欢乐，那和暴风雨一同卷来，用笑声震撼惊醒一切的生命欢乐，那含泪默坐在盛开的痛苦的红莲上的欢乐，那不知所谓，把一切所有抛掷于尘埃中的欢乐。

59

是的，我知道，这只是你的爱，呵，我心爱的人——这在树叶上跳舞的金光，这些驶过天空的闲云，这使我头额清爽的吹过的凉风。

清晨的光辉涌进我的眼睛——这是你传给我心的消息。你的脸容下俯，你的眼睛下望着我的眼睛，我的心接触到了你的双足。

60

孩童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头上是静止的无垠的天空，不宁的海波奔腾喧闹。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童们欢呼跳跃地聚会着。

他们用沙子盖起房屋，用空贝壳来游戏。他们把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它们放在深远的海上，飘着。孩童在世界的海滨做着游戏。

他们不会凫水，他们也不会撒网。采珠的人潜水寻珠，商人们奔波航行，孩童们收集了石子却又把它们丢弃了。他们不搜求宝藏，他们也不会撒网。

大海涌起了喧笑，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涛，像一个母亲在摇着婴儿的摇篮一样，对孩童们唱着无意义的谣歌。大海在同孩童们游戏，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

孩童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风暴在无路的天空中飘游，船舶在无轨的海上破碎，死亡在猖狂，孩童们却在游戏。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童们盛大地聚会着。

61

这掠过婴儿眼上的睡眠——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吗？是的，有传说它住在林荫中，萤火朦胧照着的仙村里，那里挂着两颗甜柔迷人的花蕊。它从那里来吻着婴儿的眼睛。

在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吗？是的，有谣传说一线新月的微光，触到了消散的秋云的边缘，微笑就在被朝雾洗净的晨梦中，第一次生出来了——这就是那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

在婴儿的四肢上，花朵般地喷发的甜柔清新的生气，有谁知道它是在哪里藏了这么许久吗？是的，当母亲还是一个少女，它就在温柔安静的爱的神秘中，充塞在她的心里了——这就是那婴儿四肢上喷发的甜柔新鲜的生气。

62

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童，我了解为什么云中水上会产生出这很多颜色，为什么花朵都用颜色染起——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童。

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我彻底地知道为什么树叶上响出音乐，为什么波浪把它们的合唱送进静听的大地的心头——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

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我明白为什么花心里有蜜，为什么水果里隐藏着甜汁——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

中的时候。

当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我的宝贝，我的确了解晨光从天空流下时，是怎样的高兴，暑天的凉风吹到我身上的是怎样的愉快——当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

63

你使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我。你在别人家里给我安排好了座位。你缩短了距离，你把生人变成弟兄。

在我必须离开故居的时候，我心里不安，我忘了是旧人迁入新居，而且你也住在那里。

通过生和死，今生或来世，无论你带领我到哪里，都是你，仍是你，我的无穷生命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快乐的绳索，把我的心和陌生的人联系在一起。

人一认识了你，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也没有了紧闭的门户。呵，请允许我的祈求，使我在与众生游戏之中，永不失去和你单独接触的福祉。

64

在荒凉的河岸上，深草丛中，我问她：“姑娘，你用披纱遮着灯，要到哪里去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抬起乌黑的眼睛，从暮色中看了我一会儿。“我到河边来，”她说，“要在太阳西下的时候，把我的灯飘浮到水上去。”我站在深草中看着她的灯的微弱的火光，在潮水上飘流。

在薄暮的寂静中，我问她：“你的灯火都已点上了——那么你拿着这灯到哪里去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抬起乌黑的眼睛望着我的脸，站着沉吟了一会。最后她说：“我来是要把我的灯献给上天。”我站着看她的灯光在天空中无用地燃点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无月的夜半朦胧之中，我问她：“姑娘，你为什么把灯抱在心前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站住沉思了一会，在黑暗中注视着我的脸。她说：“我是带着我的灯，来参加灯节的。”我站着看着她的灯，无用地消逝在众光之中。

65

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杯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

通过我的眼睛，来观看你自己的造物，站在我的耳门上，来静听你自己的永恒的谐音，我的诗人，这是你的欢乐吗？

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上字句，你的欢乐又给它们加上音乐。你把自己在梦中交给了我，又通过我来感觉你自己的美好的甜柔。

66

那在神光离合之中，潜藏在我生命深处的她，那在晨光中永远不肯揭开面纱的她，我的上帝，我要用最后的一首歌把她包裹起来，作为我给你的最后的献礼。

无数求爱的话，都已说过，但还没有赢得她的心，劝诱向她伸出渴望的臂，也是枉然。

我把她深藏在心里，到处漫游，我生命的荣枯围绕着她起落。

她统治着我的思想、行动和睡梦，她却自己独居索处。

很多人叩我的门来访问她，都失望地回去。

在这世界上从没有人和她面对过，她孤守着静待你的赏识。

67

你是天空，你也是窝巢。

呵，美丽的你，在窝巢里就是你的爱，用颜色、声音和香气来围拥住灵魂。

在那里，清晨来了，右手提着金筐，带着美的花环，静静地替大地加冕。

在那里，黄昏来了，越过无人畜牧的荒林，穿过车马绝迹的小径，在她的金瓶里带着静谧的西方海上和平的凉风。

然而在那里，纯白的光辉，统治着伸展着的为灵魂翱翔的宽阔的天空。在那里无昼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话可说。

68

你的阳光射到我的地上，整天地伸臂站在我门前，把我的眼泪，叹息和歌曲变成的云彩，带回放在你的足边。

你喜爱地将这云带缠围在你的星胸之上，绕成无数的形式和褶纹，还染上变幻无穷的色彩。

它是那样的轻柔，那样的飘扬、温软、含泪而黯淡，因此你就爱惜它，呵，你这庄严的无瑕者。这就是之所以它能够以它可伶的阴影遮掩你可畏的白光。

69

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合着节拍跳舞。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从大地的尘土里欢乐地伸放出无数片的芳草，迸发出鲜花密叶的波纹。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在潮汐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的摇篮。

我觉得我的四肢因受着生命世界的爱抚而无比光荣。我的骄傲，是因为时代的脉搏，此刻在我血液中跳动。

70

这次欣的音律不能使你欢欣吗？不能使你回旋激荡，消逝碎裂在这可怖的欢乐旋转之中吗？

万物急剧地前奔，它们不停留也不回顾，任何力量都不能挽住它们，它们急遽地前奔。

季候应和着这急速不宁的音乐，跳舞着来了又去——颜色、声音、香味在这充溢的欢乐里，汇成奔流无尽的瀑泉，时时刻刻地在散溅、退落而死亡。

71

我应当自己发扬光大、四周放射、投映彩影于你的光辉之中——这便是你的幻境。

你在你自身里立起隔栏，用无数不同的音调来呼唤你的分身。你这分身已在我体内成形。

高亢的歌声响彻诸天，在多彩的眼泪与微笑，震惊与希望中回应着，波起复落，梦破又圆。在我里面是你自身的破灭。

你卷起的那重帘幕，是用书和夜的画笔，绘出了无数的花样。幕后的你的座位，是用奇妙神秘的曲线织成。抛弃了一切无聊的笔直的线条。

你我组成的伟丽的行列，布满了天空。因着你我的歌音，太空都在震颤，一切时代都在你我捉迷藏中度过了。

72

就是他，那最深奥的，用他深隐的抚摸使我清醒。

就是他吧神符放在我的眼上，又欢乐地在我心弦上弹弄出种种哀乐的调子。

就是他用金、银、青、绿的灵幻的色丝，织起幻境的披纱，

他的脚趾从衣褶中外露。在他的抚摸之下，我忘却了自己。

日来年往，就是他永远以种种名字，种种姿态，种种的深悲和极乐，来打动我的心。

73

在断念摒欲之中，我不需要拯救。在万千欢愉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

你不断地在我的瓦罐里满满地斟上不同颜色不同芬芳的新酒。

我的世界，将以你的火焰点上他的万盏不同的明灯，安放在你庙宇的坛前。

不，我永不会关上我感觉的门户。视、听、触的欢乐会含带着你的欢乐。

是的，我的一切幻想会燃烧成欢乐的光明，我的一切希望将结成爱的果实。

74

白日已过，暗影笼罩大地。是我到河边汲水的时候了。

晚空凭着水的凄音流露着切望。呵，它呼唤我出到暮色中来。荒径上断绝人行，风起了，波浪在河里翻腾。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回家去。我不知道我会遇见什么人。浅滩的小舟上有个不相识的人正弹着琵琶。

75

你赐给我们世人的礼物，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可是它们又毫未减少地返回到你那里。

河水有它每天的工作，匆忙地穿过田野和村庄，但它的不绝的水流，又曲折地回来洗你的双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花朵以芬芳熏香了空气，但它最终的任务，是把自己献上给你。

对你奉献不会使世界变得困穷。

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然而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着你。

76

过了一天又是一天，呵，我生命的主，我能够和你对面站立吗？呵，全世界的主，我能合掌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广阔的天空下，严静之中，我能够带着虔恭的心，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你的劳碌的世界里，喧腾着劳作和奋斗，在萦萦扰扰的人群中，我能和你对面站立吗？

当我已做完了今生的工作，呵，万王之王，我能够独自立在你的面前吗？

77

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帝，却远立在一边——我不知道你是属于我的，就走近你。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亲，就在你脚下俯伏——我没有像和朋友握手那样地紧握你的手。

我没有在你降临的地方，站立等候，把你抱在胸前，当你做同道，把你占有。

你是我弟兄的弟兄，然而我不理他们，不把我赚得的和他们平分，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分享我的一切。

在欢乐和苦痛里，我都没有站在人类的一边，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站在一起。

我畏缩着不肯舍生，因此我没有跳入生命的伟大的海洋里。

78

当鸿蒙初开，繁星第一次射出灿烂的光辉，众神在天上集会，唱着：“呵，完美的画图，完全的欢乐！”

有一位神忽然叫起来了——“光链里仿佛断了一环，一颗星星走失了。”

他们金琴的弦子猛然折断了，他们的歌声停止了，他们惊惶地叫着——“对了，那颗走失的星星是最美的，她是诸天的光荣！”

从那天起，他们不住地寻找她，众口相传地说，因为她丢了，世界失去了一种欢乐。

只在严静的夜里，众星微笑着互相低语说——“寻找是无用的，有缺的完美正笼罩着一切！”

79

假如我今生无份遇到你，就让我永远感到恨不相逢——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日子在世界的闹市中度过，我的双手满捧着每日的赢利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是一无所获——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坐在路边，疲乏喘息，当我在尘土中铺设卧具，让我永远记着前面还有悠悠的长路——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屋子装饰好了，箫笛吹起，欢笑声喧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还没有请你光临——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80

我像一片秋天的残云，无主地在空中飘荡，呵，我的永远光耀的太阳！你的抚慰远没有蒸化了我的水气，使我与你的光明合一，因此我计算着和你分离的悠长的年月。

假如这是你的希望，假如这是你的游戏，就请把我这流逝的空虚染上颜色，镀上金辉，让它在狂风中飘浮，舒卷成种种的奇观。

而且假如你愿意在夜晚结束了这场游戏，我就在黑暗中，或在灿白晨光的微笑中，在净化的清凉中，溶化消逝。

81

在很多闲散的日子，我悼惜着虚度了的光阴。然而光阴并没有虚度，我的主。你掌握了我生命里寸寸的光阴。

你潜藏在万物的心里，培育着种子发芽，蓓蕾绽红，花落结实。

我困乏了，在床榻上睡眠，想象一切工作都已停歇。早晨醒来，我发现我的园里，却开遍了异蕊奇花。

82

你手里的光阴是无限的，我的主。你的分秒是无法计算的。

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落。你晓得怎样来期待。

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我们的光阴不能浪费，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争取机缘。我们太穷苦了，决不可迟到。

因此，在我把时间让给每一个性急的，向我索要时间的人，我的时间就虚度了，最后你的神坛上就没有一点祭品。

一天过去，我赶快前来，怕你的门已经关闭，然而我发现时

间还有充裕。

83

圣母呵，我要把我悲哀的眼泪穿成珠链，挂在你的颈上。

星星把光明做成足镯，来装扮你的双足，然而我的珠链要挂
在你的胸前。

名利自你而来，也全凭你的取舍。但这悲哀却完全是我自己的，当我把它当作祭品献给你的时候，你就以你的恩惠来酬谢我。

84

离愁弥漫世界，在无际的天空中生出无数的情绪。

就是这离愁整夜地悄望星辰，在七月阴雨之中，萧萧的树籁
变成抒情的诗歌。

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
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为诗歌。

85

当战士们从他们主人的明堂里刚走出来，他们的武力藏在
哪里呢？他们的甲冑和干戈藏在哪儿呢？

他们显得无助、可怜，当他们从他们主人的明堂走出的那一
天，如雨的箭矢向着他喷射。

当战士们整队走向他们主人的明堂里的时候，他们的武力藏
在哪里呢？

他们放下了刀剑和弓矢，和平在他们的额上放光，当他们整
队走向他们主人的明堂的那一天，他们把他们生命的果实留在后
面了。

死亡，你的仆人，来到我的门前。他渡过不可知的海洋来到我家，传达你的旨意。

夜色深沉，我心中畏惧——然而我要端起灯来，开起门来，鞠躬欢迎他。因为站在我门前的是你的使者。

我要含泪地合掌礼拜他。我要把我心中的财产，放在他脚前，来礼拜他。

他的使命完成了就要回去，在我的晨光中留下了阴影，在我破烂的家里，只剩下孤独的我，作为最后献你的祭品。

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很小，一旦丢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

然而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门前。

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

我来到了永恒的天涯，在这里万物不灭——无论是希望，是幸福，或是从泪眼中望见的人面。

呵，把我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罢，跳进这最深的完满里罢。让我在宇宙的完整里，感觉一次那失去的温馨的接触罢。

破庙里的神呵！七弦琴的断弦不再弹唱赞美你的诗歌。晚钟也不再宣告礼拜你的时间。你周围的空气是寂静的。

流荡的春风来到你荒凉的居所。它带来了香花的消息——就是那素来供养你的香花，现在却无人来呈献了。

你的礼拜者，那些漂泊的羁旅，永远在企望那还未得到的恩典。黄昏来到，灯光明灭于尘影之中，他困乏地带着饥饿的心回到这破庙里来。

很多佳节都在静默中来到，破庙的神呵。很多礼拜之夜，也在无火无灯中度过了。

精巧的艺术家，造了很多新的神像，当他们的末日来到了，便被抛入遗忘的圣河里。

只有破庙的神遗留在无人礼拜的，不死的冷淡之中。

89

我不再高谈阔论了——这是我主的意旨。从那时起我轻声细语。我心里的话要用歌曲低唱出来。

人们急急忙忙地到国王的市场上去，买卖的人都在那里。但在工作正忙的正午，我就早早地离开。

那就让花朵在我的园中开放，虽然花时未到，让蜜蜂在中午奏起他们慵懶的嗡嗡。

我曾把充分的时间，用在理欲交战时，但如今是我暇日游侣的雅兴，把我的心拉到他那里去，我也不知道这忽然的召唤，会引到什么突出的奇景。

90

当死神来叩你门的时候，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

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的满斟的生命之杯——我决不让他空手回去。

我一切的秋日和夏夜的丰美的收获，我匆促的生命中的一切获得和收藏，在我临终，死神来叩我的门的时候，我都要摆这些在他的面前。

呵，你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来对我低语罢！

我天天地在守望着你，为你，我忍受着生命中的酸甜苦辣。

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的爱，总在深深的秘密中向你奔流。你的眼睛向我最后一盼，我的生命就永远是你的。

花环已为新郎编好。婚礼行过，新娘就要离家，在静夜里和她的主人独对了。

我知道这日子将要来到，当我眼中的人世渐渐消逝，生命默默地向我道别，把最后的帘幕拉过我的眼前。

然而星辰将在夜中守望，晨曦仍旧升起，时间像海波的汹涌，激荡着快乐与哀伤。

当我想到我的时间的终点，时间的隔栏便破裂了，在死的光明中，我看见了你的世界和这世界里弃置的珍宝。最低的座位是极其珍奇的，最小的生物也是世间少有的。

我追求而未得到和我已经得到的东西——让它们过去罢。只让我真正地据有了那些我所轻视和忽略的东西。

我已经请了假。弟兄们，祝我一路平安罢！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

我把我们上的钥匙交还——我把房子的所有权都放弃了。我只恳请你们最后的几句好话。

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然而我接受的多，给与的少。现在天

已破晓，我黑暗屋角的灯光已灭。旨意已来，我就准备启程了。

94

在我动身的时刻，祝我一路福星罢，我的朋友们！天空里晨光炫丽，我的前途是美丽的。

不要问我带些什么到那边去。我只带着空空的手和一颗盼望的心。

我要戴上我婚礼的花冠。我穿的不是红褐色的行装，虽然间关险阻，我心里也没有惧怕。

旅途尽处，晚星将生，从王宫的门口将弹出黄昏的凄乐。

95

当我刚跨过此生的门槛的时候，我并没有发觉。

是什么力量使我在无边的神秘中开放，像一朵嫩蕊，中夜在森林里开花！

早起我看到光明，我立时觉得在这世界里我不是一个生人，那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已以我自己母亲的形象，把我抱在怀里。

就是这样，在死亡里，这同一的不可知者又要以我熟识的面目出现。因为我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会一样地爱死亡。

当母亲从婴儿口中拿开右乳的时候，他就啼哭，但他马上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

96

当我走的时候，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就是我所看过的是卓绝无比的。

我曾尝过在光明海上开放的莲花里的隐蜜，因此我受了祝福——让这个做我的别话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这形象万千的游戏室里，我已经游玩过，在这里我已经瞥见了那无形象的他。

我浑身上下因着那无从接触的他的摩抚而喜颤，假如死亡在这里来临，就让它来好了——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

97

当我是同你做游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是谁。我不明白羞怯和惧怕，我的生活是热闹的。

清晨你就来把我唤醒，像我自己的伙伴一样，带着我跑过林野。

那些日子，我从来不想去了解你对我唱的歌曲的意义。我只随声附和，我的心应节跳舞。

现在，游戏的时光已过，这突然来到我眼前的情景是什么呢？世界垂下眼睑来看着你的双脚，和它的肃静的众星一同敬畏地站着。

98

我要以胜利品，我失败的花环，来装饰你。逃避不受征服，是我永远做不到的。

我知道我的骄傲会碰壁，我的生命将因着极端的痛苦而炸裂，我的空虚的心将像一枝空苇呜咽出哀音，顽石也融成眼泪。

我知道莲花的花瓣不会永远闭合，深藏的花蜜终会显出。

从碧空将有一只眼睛向我凝视，在默默地召唤我。我将空无所有，绝对的空无所有，我将从你脚下领受绝对的死亡。

99

当我放下舵盘，我知道你接收的时候到了。当做的事马上就要做了。挣扎是无用的。

那就把手拿开，静默地承认失败罢，我的心呵，要想到能在你的岗位上默坐，还算是幸运的。

我的几盏灯都被一阵阵的微风吹灭了，为想把它们重新点起，我屡屡地把其他的事情都忘却了。

这次我要聪明一点，把我的席子铺在地上，在暗中等候，什么时候你高兴，我的主，偷偷地走来坐下罢。

100

我跳进形象海洋的深处，希望能得到那无形象的完美的珍珠。

我不再以我的旧船去走遍海港，我乐于弄潮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现在我渴望死于不死之中。

我要拿起我的生命的弦琴，进入无底深渊旁边，那座涌出无调的乐音的厅堂。

我要调拨我的琴弦，和永恒乐音合拍，当它呜咽出最后的声音时，就把我静默的琴儿放在静默的脚边。

101

我这一生永远以诗歌来寻求你。它们领我从这门走到那门，我和它们一同摸索，寻求着，接触着我的世界。

我所学过的功课，都是诗歌教给我的，它们把捷径指给我，它们把我心里地平线上的很多星辰，带到我的眼前。

它们整天地领我走向苦痛和欢乐的神秘之国，最后，在我旅程终点的黄昏，它们要把我带到了哪一座宫殿的门前呢？

102

我在人前夸说我认识你。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到了你的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他们走来问：“他是谁？”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真的，我自己也说不出。”他们斥责我，轻蔑地走开了。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我把你的事迹编成不朽的诗歌。秘密从我心中涌出。他们走来问我：“把所有意思都告诉我们罢。”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说：“呵，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晒笑了，鄙夷之极地走开。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103

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

像七月的湿云，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首。

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注入静寂的大海。

像一群思乡的鸟儿，日夜飞向他们的巢穴，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附

再 次 集

昆虫的天地

卡弥尼树的枝丫，悬曳着露水打湿的坚韧的蛛丝。花园曲径的两旁，星散着小小的棕色蚁垤。上午，下午，我穿行其间，忽然发现素馨花枝绽开了花苞，达迦尔树缀满了洁白的花朵。

地球上，人的家庭看起来很小，其实不然。昆虫的巢穴何尝不是如此哩。它们不易看清，却处于一切创造的中心。世世代代，它们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需求——构成了漫长的历史。日复一日，表现出不可阻止的生命力的活跃。

我在它们中间踟躅，听不到它们的饥渴、生死……永久的情感之流的流淌。我低吟诗行，斟酌字眼，以完成写了一半的歌曲。对于蜘蛛的世界，蝼蚁的社会，我这样斟字酌句是费解的、古怪的、毫无意义的。它们幽暗的天地里，是否回荡着摩挲的柔声，呼吸的妙曲，听不清的喁喁低语，无可表达的沉重的足音？

我是个凡人，我自信可以周游世界，甚至能够排除通往彗星、天狗口啖的日月的路上的障碍。但是，蜘蛛的王国对我是永远闭关的，那充满我痛苦、怨恨和喜悦的世界的尽头，蝼蚁的心灵的帘幕是永远低垂的。上午、下午，我在它们的“狭小而无限”之外的路上往返，目睹素馨花枝绽开花苞，达迦尔树缀满洁白的花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黄 鹂

我疑惑这只黄鹂出了什么事，否则它为何离群索居。第一次看到它，是在花园的木棉树底下，它的腿好像有点瘸。

之后每天早晨都看见它孤零零的，在树篱上逮虫，时而进入我的门廊，摇摇晃晃地踱步，片刻也不怕我。

它何以落到这般境地？莫非鸟类的社会法则逼迫它四处流浪？莫非鸟族的不公正的仲裁使它产生了怨恨？

不远处，窃窃低语的几只黄鹂在草叶上跳跃，在希里斯树枝间飞来飞去，对那只黄鹂却是视而不见。

我猜想，它生活中的某个环节，兴许有了故障。披着朝晖，它独个儿觅食，神情是悠然的。整个上午，它在狂风刮落的树叶上蹦跳，仿佛对谁都没有抱怨的情绪，举止中也没有归隐的清高，眼睛也不冒火。

傍晚，我再也没看见它的踪影。当无伴的黄昏孤星透过树隙，惊扰睡眠地俯视大地，蟋蟀在幽黑的草丛里聒噪，竹叶在风中低声微语，它也许已栖息在树上的巢里了。

美 艳

如同白金戒指镶嵌的钻石，一抹阳光透过满天云霭的空隙，斜照着原野。风还在呼呼地吹着。木瓜树惊魂未定。北面的田畴上，苦楝树显出一副抗争的气派。棕榈树梢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

时间大约是一点半钟。潮湿林木闪闪发光的晌午，跃入南墙北墙开着的窗户，在我心头涂抹一层缤纷迷离的色彩。

刹时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天酷肖悠远的那一天。那天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急迫的事情要做。那是扯断了现代的砣链，悠然飘动的一天。

我看见它是往昔的海市蜃楼，那昔日是什么情形，在什么地方，属于哪个时期？莫非超越永恒？

那时，我的爱侣仿佛在他世就已认识的。那时有天堂，是真实的时代，绝非其它时代能够感触。

同样地，畅饮了翡翠似的绿荫和金子般的阳光酿造的余暇的醇醪，畅饮了田野上挥舞雾纱的迷醉雨天的甘美，我也感到恍惚——像天之琴弦上低回的古埃及孟加拉的萨伦曲调，从一切时代的帷幕后隐约地飘来。

阿斯温月初一

阿斯温月初一，微风中有了一丝令人发抖的凉意。晓月的清晖融入白夹竹桃的光泽。好似顶礼的朝霞的红袍散发的香气，白素馨的气息在带露的碧草上飘荡。呵，今天是阿斯温月初一。

透明的曙光在东方天空吹响了法螺，腹腔的共鸣澎湃着热血。古往今来，多少国家的征服世界的豪杰在死亡之路上策马飞奔，艰难地寻找不朽的生命。他们那胜利法螺的无声余音飘袅在露水浣洗的阳光中，他们对下属发出的抛家别妻的呼吁，又在阿斯温月初一响起来了。

财富的负担，名誉的负担，忧虑的负担，他们一古脑儿地扔进尘土，镇定地冲向错综复杂的险境。阴谋者用污黑的手朝他们的眉宇投掷诋毁的石块。他们如彗星从天降落，拔尽灼烫的艰苦的征途上隐蔽的狡猾的细小的蒺藜。他们得不到安闲憩息的机会，但他们不肯回头，他们圣洁的幡旗，在阿斯温月初一秋晨的云间飘扬。

苏醒吧，我的心！莫胆怯！莫贪婪！莫急躁！向着素锦般的芦花伏身致意的朝阳引吭高歌地行进！从流血的躯体剪去颓丧的指甲，拔掉幻想的根须，把贪婪踩成齑粉！跨越死亡之门，纵使失败的沉重和懊恼压得你低下头。今天，阿斯温月初一，纯净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秋阳下，历史上征服自身和世界的豪杰的呐喊，在无声的缄默中震响起来了。

人类的儿子

为感悟闻讯赶来观看的人，基督在十字架上献出了不朽的生命。自那时起，很多个世纪过去了。

今日，他从天国降临人世，极目四望，只见旧日刺得人遍体鳞伤的罪恶凶器——狰狞的矛戟，狡诈的匕首、短剑，残忍狠毒的巨钺，在吊着一面乌烟熏黑的旗子的工厂里，飞快地霍霍磨砺，飞溅出眩目的火花。

而新近制造的死亡的箭矢，在刽子手的手里闪着寒光，教徒以尖利的指甲在上面镌刻着姓名。

基督手捂胸口，恍然省悟他死刑的执行期远没有结束，科学的殿堂里试制的新式矛戟一一刺进他的关节。那天站在宗教庙宇的黑影里杀害他的凶手，一群群地复活了，而今站在庙宇神坛前面，诵经似地命令行刑的士兵：“斩尽杀绝！斩尽杀绝！”

人类的儿子悲怆地仰天长叹：“哦，上帝，世人的上帝，你为什么把我抛弃？”

相 逢

雨，下了一夜。

一团团黑云像精疲力尽的逃兵，蜷缩在天际的一隅。

花园南端，曙光照临柚子树波动的新叶，惊动了树下的荫影。

时值斯拉万月，喷薄的旭日像不速之客，簌簌的笑声在枝头流荡。

于是，沐浴阳光的情思，在邈远的心空飘荡。

时光仿佛凝结了。

傍晚，突然响起的隆隆雷声，似在发出信号。顷刻之间，云团离开倒卧的所在，膨胀着，呼啸着，飞驰而来。堤坝囤囤的池水变得黑黝黝的，沉重的幽暗落在榕树底下。远处的树叶奏起了下雨的前奏。

转眼间大雨滂沱，天空白茫茫的，地上一片汪洋。年老的林木甩动着蓬发似的枝梢，像是戏耍的顽童。硕大的棕榈叶，翠竹的枝条，失去了惯常的恬静。

不多久，风止雨停。青空像被擦拭了一般。一勾纤弱的弯月仿佛刚离弃病榻，脸上挂着慵倦的笑意，在天宇漫步。

心儿对我说，我见到的一切细小的东西都不愿自行消亡。无数鲜活的瞬间登上我七十岁的渡口，随即驶向了“无形”。只有几许懈怠的时日被我留住，留在了平庸的诗歌里，它们告诉后人一件不平常的事——我曾欣赏过这些美丽的景象。

最后的赠予

孩童们的游乐场尽是干热的尘土，长不出一棵草。

游乐场边的一棵康基那树，找不到与自己相同的颜色。见了它不禁想起我们家门廊里的黑毛狗。

厨房周围，一群野狗转来转去，满怀信心地期待布施食物。它们争抢，挨揍，惨叫，却享有天性的快乐。

我们的宝贝黑毛狗戴维不时亢奋地跃起，身子剧烈地抖动，眼神焦渴地注视着南面，怀着枉然的激情，汪汪汪叫了几声，显然是想加入它们的行列。

同样，康基那树不是独自站在自己的绿色世界，而是站在人脚碾成的贫瘠的尘土上。它眺望远方，那儿草叶上画着林木的肖像。

春天来了。无从知晓春风的情感是如何渗入它的骨髓的。

不远处，顶天立地的檀树向南方海滨乍到的来者通报新叶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盈的信息。

在高涨的绿色的喧哗中，寿终之日不露面的使者叩击康基那树的心扉，在它耳边讲了哪天最后一束阳光降临，将在嫩叶的最后一场儿童活动中跳舞。

它毫不迟疑，笑脸的表情在几簇淡紫色花瓣上显露了出来。萌发的新叶全部凋落，它手中空无一物。

一个春天，它掏空了它的赠物，然后向灰褐的尘土的冷漠告别。

轻柔的音符

我在心里为她取名为轻柔的音符“咪”。

这名字一旦传到她耳里，她必定疑惑地坐下，笑吟吟地问：“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意思讲不清楚，不过是纯洁的。

世上事情复杂，有种种善恶……置身其间，她与大家基本上是相识的。

我坐在一边观察，她不晓得她周身播放着一种音乐。

在安置她心灵主宰的御座的所在，在心灵主宰的足下，痛苦的香炉袅袅升起的青烟的暗影，像遮翳明月的云雾，浮上她的眼眸，轻轻地盖住笑意。

她的语音流露若有似无的哀怨，她不知道这是她的生命之琴弹出来的。但是，她的迈步，她的端坐，她的一切举止，却配以晨曲的乐调。

我揣摸不透她怎会这样，所以称她为轻柔的音符“咪”。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抬起眼睛看她，心弦便流泄泪光的变奏。

分 离

今日阴雨绵绵，但不是写出千古绝唱《云使》的日子。

这一天禁锢在静止里。风不吹，云不移，细雨似绡纱直直地垂下来，罩住白昼的面孔。

时光仿佛凝固了，四周只有无涯的寰宇，呆痴的闲暇。

大诗人迦梨陀娑创作《云使》的那天，闪电耀亮青山，乌云掠过一条条地平线，疯狂的东风摇撼苍翠的山林。药叉的爱妻惊呼：“天哪，飓风卷走了大山！”

云使飞走，离愁不曾压碎贞妇的心，离别的自由战胜了悲痛。

飞泻的瀑布，湍急的江流，呼啸的林涛，那天惊醒了世界。离人的心声旋律雄浑地升腾。

团圆不受阻挠的时节，偏偏天各一方，人世怪诞的无形的壁垒围困冷清的洞房。

分离的时期，无羁的愁思飞渡江河，飞渡山岗，飞渡森林。屋隅的哭泣淹没在路途的熙攘之中。最后抵达盖拉莎山，显出缱绻的真相。

那里巍峨的宝库里，储存着期待时的坚贞不渝的情愫。

欠缺走向完满的时候，离愁的路途上竖起一块块快乐的里程碑。团团岿然不动地期待着。

花儿常开，圆月常临。

药叉独居谪地，满怀离情。他征服的丽人踩着蒺藜欢快地走来。

哦，可能讲错了。

团团并非岿然不动。它在吹笛，吹盼望之笛，笛音在黑暗的路上向前飘去。贞女脚步和心上人的呼唤，以同样的节拍渐渐接近。

这就是为何自古以来江河以行路的韵律奔流，大海一面呼唤一面翻腾。

回 忆

西部一座城市僻静的远郊，白日的酷暑监视着一幢屋檐倾斜的失宠的旧楼。楼内匍伏着终年不退的暗影，囚禁着陈年的气味。地上铺的黄地毯四边织有猎手举枪射虎的图案。

楼北一棵幼树下伸出的白森森的土路上，飞扬的尘土好似灼热阳光轻飘的披肩。

楼前的沙地种了小麦、葫芦、西瓜。远处，波光粼粼的恒河和时而驶过的船只，组成一幅炭笔勾勒的素描画。

戴着银手镯的女仆人巴吉亚哼着单调的小曲在门廊里碾麦子。仆人基尔达里在她身旁坐了很久，怀着秘而不宣的动机。

老楝树下有口深井，花匠借助黄牛的力量转动辘轳汲水，吱扭吱扭的声音悲凉了晌午的氛围，但甘冽的井水恢复了玉米地的生气。

热风中浮漾着芒果花淡如游丝温馨的香气，蜜蜂在高大的楝树的新叶间聚会。

下午，邻居的少女从城里归来，她削瘦的面孔被晒得憔悴、苍白，却依然饶有兴味地朗读外国诗人的名作。

于是，大洋彼岸伟人心中的忧愁，溶入了与破旧蓝竹帘的阴影麇杂的黯淡的光线，溶入了潮湿的马鞭草的清香。

我记得，如同蝴蝶在英国姹紫嫣红的花园里翻飞，我初绽的青春也曾在异国语言中采集辞藻。

悲哀的世界

消沉的日子，我请求我的笔：别叫我感到疚愧，别让震撼不了任何人心弦的作品落进谁的眼帘，黑暗中莫蒙着脸，别把门关死。点亮五光十色的华灯，呵，你别吝啬！

世界极其辽阔，它的荣誉永不黯淡，它的性格十分温和。昂

首于看不见的阳光下，它不眨的眼光安祥而坚定，它的胸膛上横陈着河流、山脉、平原。它不属于我，属于无数的人。它的鼓声响彻四方，它的火焰照亮昏暗，它的旌旗在天空猎猎飘扬。在世界面前，莫让我感到疚愧，我的损失，我的苦恼，于它是尘粒之尘粒。

当我依仗自制力忘却自身的苦痛，苦痛便以世界的面目出现。我于是望见，悲伤的洪流通过密集的支流在岁月的胸上奔流，浩荡的心河在千家万户人们生活的河床里流淌，眼泪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波涛汹涌，在各国家庭的河滨酝酿沧桑变迁。亘古如斯的人们的哀乐愁苦刹时坠落我的胸膛，像洪水使我的肋骨索索颤栗，随即在大地的一片哀鸣中消逝于“无穷”，其动机不得而知。

今日，我请求我的笔：别叫我感到疚愧。让你的贡献像河水漫出岸堤，让我的哀伤因你的赐予而被遮掩，让我哀伤的哭泣融进世界千万种乐曲。

一个人

一位已届暮年的北印度人，身材瘦高，唇髭银白，胡须剃尽的脸好像干瘪的水果。上身是一件方格背心，下身围着围裤。脚穿土布鞋，右手拄着拐棍儿，左手撑着布伞进城去了。

时值八月，朝阳眩目地抚摸着薄云。裹着黑幔的夜早已气喘吁吁地遁去。雾湿的风漫不经心地摇晃着阿穆拉吉树的嫩枝。

飘忽着幻影的我的世界的尽头，出现一个旅人。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人，没有姓氏，没有意识，没有感情，没有需求，仅仅是八月的一个上午踽踽走向集市的人。

他也望见了，在他的世界的大漠的尽头那流荡的紫岚中，人与人毫无干系，我，仅仅是一个人。

he家有牛犊，有笼中的鹦鹉。他的妻戴着粗陋的铜手镯，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磨碾米。他有洗衣为生的邻里，与杂货店的老板熟识，欠喀布尔人的钱。

我不在他们中间，我，仅仅是一个人。

写 信

你给了我一支自来水金笔和其他文具——各种印花信笺，镀银裁纸刀，剪刀，虫漆，红绸带，玻璃纸包的红色、蓝色、绿色铅笔。还有一张核桃木书桌。

你叮嘱我每天写一封信。

上午洗完澡，我坐下写信。

我一时不知该写些什么。

目前我只有——你走了。

你也知道这条消息，不过，你仿佛并未深刻理解这条消息的内容，所以，我想首先告诉你——你已经走了。

我一次次提笔，一次次体会到，这条消息并不简单。

我不是诗人，我没有用语言表述我的心声和顾盼的能力。

一张张信纸让我撕了。

已经十点了，你的侄儿帕古要去上学，我得照料他吃饭。

我最后一次写“你走了”，其他的话，全写在横七竖八涂改的笔划里了。

找错地方

查梅利树和穆胡亚树依附同一个藤架，摩肩接背地共度了十年。每日阳光的筵宴上，初绽的绿叶快活地宣告：我们入席了。

它们交叉的枝条难免发生权力的矛盾，但喜悦的心坎上没有一块憎恨的印记。

不知哪个不吉的时辰，无忧无虑无知的查梅利，伸出柔软碧绿的新枝，一圈一圈缠住了电线，显然不晓得两者的种性迥然不

同。

八月中旬，一朵朵白云垂临娑罗树枝梢。金灿澄清的上午，查梅利开了很多花儿，得意洋洋。

哪儿也没有纷争，蜜蜂频频往返，摇颤着素馨花的情影，斑鸠啼叫得中午的时光分外令人倦怠。

果实丰熟的秋日，夕阳西沉、云霞变幻的时刻，来了几位巡线工，一见查梅利不守本分，眼里凶光毕露。供人玩赏的等闲之物，竟向空中干枯粗皱的现代必需品伸出勾引的手！

他们用锋利的钳子夹扯缀满花儿的嫩枝，胸口受到死的打击，无知的查梅利终于省悟，电线属于别的种姓。

离 家

如同风暴中脱碇的航船流落异域，他从德国来到一群陌生人中间。

他口袋里没有钱，但毫无怨言，每日辛勤教学，领取一份很少的薪水，按照本地的习俗，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他从不唯唯诺诺，也不妄自菲薄。

他昂首阔步，毫无失意的颓丧表情。

他凭毅力征服白日的每个瞬息，弃之身后，绝不回首犹豫。他不为自己谋一丁点私利。

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体育活动，与人交谈，开怀大笑，无论哪儿都不曾遇到不习惯的障碍。

他是唯一的德国人，却不感到孤独，心情轻松地消度侨居的岁月。

我每次遇见他，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在师生中间，他是那样随和，那样平易近人，矫揉造作与他的禀性无缘。

从他的国家又来了一个人。

他到处游览，画下他迷恋的景观，不管他人看不看，称赞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称赞。

他俩并肩走在石子路上，像两朵潇洒的秋云。他俩是旅人，不是根深蒂固的树木。他俩的志趣播布各国、各个时代，他俩的辛劳遍布天涯海角。

他俩的心灵像滔滔江流，滋润万物，不在一处停滞片刻。汇同其他离家别国的学者，他们在修筑通往不同肤色的人民的大道。

过节的准备

祭神节将临。

金色花映着朝晖，露濡的凉风习习吹拂。茉莉的幽香如纤手柔爽的摩挲。仰望悠游的白云，神思便难以集中。

老师在教室讲解褐煤的形成过程。

一个学生两腿晃悠，脑海里浮现一幅画——荷塘破败的码头附近，斑吉家墙边蕃荔枝树上果实累累。河边的小道七绕八弯地穿过牧牛人的村落、亚麻地，向集市延伸。

经济系的教室里，一个戴眼镜的荣获奖状的学生在练习本上写下要买的东西——一对嵌金贝壳手镯，德里出的一双红绒拖鞋，一部当代长篇小说，一本精装诗集，书名尚未确定。此外，赊购“心心相印”牌纱丽一条。

伐巴尼普尔一幢三层楼房里，粗嗓门尖嗓子在热烈地讨论：去阿布巴哈尔还是马杜拉？去达尔赫斯还是普利？或者再去一趟大吉岭……

我看见车站前张灯结彩的大街上拴着五六只预购的山羊，它们枉然的哀鸣在芦花飘飞的安静的秋空回荡。它们是否明白献祭的时刻正在临近？

死

心扉上我画了死亡之像。

我遐想，极虚的弥留时刻已经到来，属于我的全部给故土和时代。

其他一切物品，一切生灵，一切理想，一切努力，一切希望和失望的冲突，依旧分布各国，分散在千家万户的人的心里。

时空之海的无边的胸中，由近及远，一条条星体运行的轨道上，未知的无尽的能量旋转着爆发，这些还在我感知的最后一条微颤的界线之内。我一只脚仍在界线这边。另一只脚踏了过去，那边，混沌的来世在期待，拨着昼夜悠长的光影的念珠。

“无限”中包盈的无数实体，向着往昔和未来铺展，那密集的群体中，一刹间没有了我，这岂是真实？

狂放的“不存在”终归会获得位置。原子不是还有罅隙吗？死亡若是虚空，那罅隙里岂不要沉没尘世之舟？果如此，则是对宏大的整体的粗暴的抗议。

闲 暇

给我闲暇，让我描绘一个去处。

那里，荡漾着希里斯花香的小路上，蜜蜂终日翩飞。无垠的青天飘移着云彩。晚星升起之前，清溪低回地吟唱。

那里，停止了一切咨询。雨夜，空寂的寓所里，往事的回忆不再咕啾着搅扰酣睡。

那里，心神像村径旁牧牛的旷野里一棵安静的榕树——有人走到树下憩息片时，令人困倦的中午，有人放下新娘的彩轿，席地而坐，吹响情笛。二十六日夜里，下弦月柔弱的清辉在蛩鸣中与树影浑然交融。

那里，往返之河日夜奔流不息。没有留存的兴致，没有被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渺远”的恚恨。晨光中，夜星漂放了梦灯，径自离去，不留
下可循的踪迹。

歌的殿堂

喜结花烛的良辰，你们这两只鸟儿的歌喉为什么缄默？

好似进出爆竹的厚胸的纷纷扬扬的火花，你们灼烫的相思之
苦，已经散落在彻夜弦乐缭绕的树丛中了。

作为凡人，我们为爱建筑殿堂，用乐曲奠定永恒的基石，寻
来不老的福音，砌成坚固的高墙。

属于人类的情歌，安置亿万情人的心座，播散开来，传遍万
国，流传千古。

它来自泥土，超越泥土。昂首于意象的天堂。

你们快乐的生活富于淳朴的韵律，富于羽翼高翔翩舞的节
奏，温馨、微颤的胸中，你们的爱情之巢营造在飞鸟的世界——
那儿处处是生命的甘浆哺育的甜美的葱绿，蜜蜂不倦的嗡营，光
润颤动的新叶，高兴不已的鲜花。常新的时令的魔笔涂抹新鲜的
色彩，记忆，忘却，像一对蛱蝶，在幽静的所在扇动纤翼与光影
游戏。

我们以自身痛苦的色彩、浆汁，构筑逃离尘埃的虚幻的殿
堂，为了爱，又把那迢迢的场所圈围起来。

那就是我们的歌。

库帕伊河

我在心里望着帕德玛河流入迷蒙的地极——

帕德玛河此岸的沙滩不抱奢望，安于清贫，因此无畏。

彼岸有青翠的竹林、芒果园、苍老的榕树、粗壮的榴莲树，
不和谐地混杂其间的一堵断壁，池塘畔是黄灿灿的油菜地，路旁
生长一丛丛荆棘。一百五十年前靛蓝主建造的房屋已破败不堪，

庭院里一株阔叶树终日沙沙地哀鸣。

拉贾种姓人的村庄那龟裂的土地上，踟躅着他们的山羊。离集市不远有一片粮店。惧怕无情的河水的村庄总让人感到在瑟瑟战栗。

帕德玛河在印度神话中久负盛名，天界的恒河在她的脉管里流淌。她脾性古怪。她容忍她绕过的城镇、村落，但不予承认。她纯正、高雅的韵律中交织着冷寂的雪山的回忆和无伴的海浪的呼唤。

有一天，我远离市井喧嚣的小舟停泊在她幽静的沙洲码头上。入夜，我躺在甲板上，领受大熊星座晶明的目光的爱抚。拂晓醒来，望见启明星仍在尽职。淡漠的河水昼夜在我纷繁的思绪之侧流去，犹如旅人在别人的苦乐之侧走过，走向遥远的地方。

后来，在林木稀疏的平原的尽头，我抵达青春的终点。

从我的寓所，可以清楚地看见绿荫遮盖的绍塔尔族人的村庄。这儿，我的芳邻是库帕伊河。她的非雅利安语姓名，与绍塔尔族姑娘清脆的笑声密切相关。

她拥抱着村舍，此岸与彼岸亲切交谈。

贴着她玉体的农田里，亚麻开花了，稻秧苏醒泛绿了。

土路在沙滩中断，在水晶般透明的流水上，她为行人让路。

河边田野上，棕榈树高高地矗立着，芒果树、黑浆果树、阿曼拉吉树手拉着手，肩挨着肩。

库帕伊河使用的农家语言，绝不可称为雅语。水土甘愿受她韵律的约束，波光和蓊郁互不嫌憎。

她亭亭玉立，拍着手掌跳着优美的舞蹈，逶迤地步入光影。

雨季给予她的肢体以激情，她像喝醉酒的绍塔尔族姑娘，但从不毁坏、淹没任何东西。她旋转着水涡的罗裙，轻拂着两岸，格格地笑着奔跑。

暮秋，她的水流细弱、透明，水底的卵石清晰可见。但是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腴转为消瘦、苍白，并不使她羞怯。她不以财富倨傲，她不因贫困颓丧，两者均体现她的美，如同舞女钏镯琤琮地舞蹈，累了静静地休息，眼神透出疲乏，一丝笑意犹挂在嘴角。

如今，她视之为知己的诗人的韵律，已交溶在诞生她语言的水土中——里面有语言写的歌曲，也有语言的家务。

伴着她有所变化的节奏，绍塔尔族少年持弓狩猎，装满一捆捆稻草的牛车涉水过河，陶工挑着陶罐前往市场，后面跟着村里的一只狗。

走在最后的，是头上撑着破伞、月薪仅三元的教书匠。

剧 本

我写了个剧本。

先简单介绍一下内容：雷神因陀罗的贵宾阿周那步入天堂乐园，歌舞伎优哩婆湿上前敬献花环。阿周那手足无措地说：“女神，你是天国的名伎，享有完美的荣誉。你的风姿无可疵议。你芳香的花环应当献给神仙。”

“天国没有匮乏，”优哩婆湿感慨万端地说，“神仙无欲，素不索求。我枉有闭花羞月之色。唉，既然不存邪恶，需为谁追求真美！在神仙的颈项上，我鲜丽的花环分文不值。我向往凡世，恰如凡世盼望我。所以我来到你面前，倾吐对你的爱慕，接受我吧。凡夫俗子流下琼浆般的泪水，这在天界是一种渺茫的期望。”

我以为我写了个很好的剧本。

怎么，要我从信里删除“很好”二个字？为什么？这是自夸？不，这是从我的笔端流出的真实。

你惊异于我的不谦逊，问道：“你敢肯定很好吗？”

“我并非绝对地肯定。”我说，“一个时代的佳作在另一个时代也许算不上是佳作。我只是不假思索地称它是这个时代的好作品。我若犹疑，保持缄默，缄默难道是隽永的真实？”

几十年来我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窃以为是上乘之作。假若我成了我的死对头，抨击它们，我可就“兴高采烈”啦。

这个剧本某一天将落到那样的境地，所以恳求你允许我今天坦直地说，这是个好剧本。

这可能引起一些误解，情况有如大雨骤降，四处淌着一股股浊水。

但是。我的笔仍将在纸上蹒跚地前行，像喝了过量的酒，醉醺醺地狂舞。

我将写完这封信，如同航船驶入浓雾，机器并不会停止转动。

再谈谈剧本的语言。

文友们竭力主张，剧本的对白应该是韵文，而我写的是散文。

诗是大海，是文学太初时期的首创，其特点表现在格律的跌宕的波浪。

散文姗姗来迟。

它的盛宴在刻板的格律之外。它的厅堂里，美丑、是非互相拥挤，破烂的披毡和绫罗绸缎缠裹在一起，乐音、杂音相混。

散文的号令朝天空升腾，驾着歌声，驾着咆哮，驾着轻柔的旋律，驾着惊天动地的风暴。

散文时而喷射火焰，时而倾泻瀑布，散文世界里有辽阔的平原，也有巍峨的山岭，有幽深的森林，也有苍凉的荒漠。

谁欲驾驭散文，谁必须学会多种技法，具有高屋建瓴的气概，避免笔势的凝碍。

散文没有外表的汹涌澎湃，它以轻重有致的手法，激发内在的旋律。我用这样的散文写的剧本里，既有亘古的沉静，也有今时的喧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新时代

今天清晨，在牧场挤了第一桶牛奶，集市的商人做成第一笔生意之际，我迎着清新的晨光，挎着篮子，叫卖略黄的未成熟的果实。

我在路上徜徉了几个小时。

很多人对我的果实议论纷纷。很多人拿了又退回来，很多人品尝而不掏钱。

一天荏苒地逝去。

时光消逝不留下足印。

但是，我们为何贮存回忆的负荷？为何把一天的责任拖到另一天？欠款偿还，贷款收回，为何不坦然地面向未来。

我承认，单卖昨天的剩货，生意不会兴隆，但卖一些又何妨！

日复一日，人世的房租得用现金支付，最后一天徒劳地炫耀威力，徒劳地锁门，是何等的愚蠢！

所以，听见第一声钟声，我便出门清理债务。走到门口，一回头瞅见你立在“当代”的花苑里。

今后你的伙伴叫嚷不需要我这个人的时候，你心里将涌出一阵痛楚。

这是我的忧虑。

这是我的希望。

你不是来裁判孰是孰非的，你连结你的岁月和我的岁月，以你的心。我打量着你的大眼睛，你的眼皮上泛着含愁的期望。

于是，我重又返回，信守爱的誓言。日暮黄昏，我望着你的面孔，作新的尝试。我用你心意的首饰装扮我的立意。我想着你，把它留在你路边的旅舍，但愿今后你说，它感动了你的心，满足了你的需求。

我没有时间沽名钓誉。你由衷地信任过我，把你的信任留给后人作为川资，是我的心愿。

愿你自豪地宣布：我是你们中间的一员。怀着这种热望，我走进当代——蓦然回首，不见你的踪影。

你去的地方，我的旧日蒙着面纱早去了，旧岁之歌有了永恒的内涵。

如今，我独自在“新颖”之群中磕磕碰碰地行进，这里，只有今日，没有历史。

沙丘地

西边的果园、树木、耕地延伸着，延伸着，溶入远方森林的紫岚。

绍塔尔族的村庄隐设在果浆树、棕榈树、罗望子树丛里，没有树荫庇护的红土路蜿蜒绕过村庄，犹如墨绿的纱丽的殷红贴边。突兀地矗立着的一株棕榈树，仿佛在为羁旅的迷茫指示方向。

北边绵延的绿色林带被捅出一个豁口，泥土流失。凹凸的红岩透现缄默的骚动，错杂其间的锈斑似的黑土，像魔鬼变成的水牛角。

造化在自己的院落的一隅用雨水冲刷，营造了人们游玩的默默无闻的山丘，山脚下流着供人泼水戏闹的无名小河。

在秋日的西天残阳简短的告别仪式上，簇拥着驳杂的色彩。这时，我在大地青灰的游戏之上发现了壮丽，它使我想起过去一个罕有的黄昏，在红海边杳无人烟的光秃秃的赤红峰峦上同样的景观。

在那条土路上，年初袭来的风暴好似古代骁勇的骑士，高举赭色战旗，摠下参天大树的脑袋，震颤红大、麻栗树，挑起幽静的竹林里的一声声叹息，冲进香蕉园，实行暴虐的统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注视着啜泣的天穹下灰蒙蒙起伏的沙砾，我脑海里浮现起红海上骤起的风暴，纷纷扬扬溅落的水珠。

年幼时我曾到过那里。

汨汨流出岩洞的清泉曾诱发我神奇的遐想。寂静的中午，我独自把捡来的鹅卵石堆成各种建筑物。

岁月如水，过去的几十年像岩石上滑跃的涧水，在我身上滑过去了。住在天穹下赤裸的沙丘地的边缘，我塑造了工作的形象，如同我儿时用鹅卵石堆建城堡。

在我写作雨曲的雨天，与我一起把目光投向那红松，那孤僻的棕榈树，那成为至交的绿野和红壤的人，对我袒露胸襟的人，有的健在，有的已去了。

了结了我白昼的事情的子夜，他们在天庭对我召唤。

而后呢？北边大地坼裂的胸膛照样辉映血红的霞光，南边的农田照样生长作物，牛羊照样在东边的旷野里吃草，村民们照样沿着红土路走向集市，西天的边沿照样是一条蓝线。

信

我寄给你一本装满诗的书。

密密麻麻的诗挤在一个笼子里。你得到所有的诗，但得不到它们之间的罅隙。

降落在广宇般的闲暇的场所的诗，如今被冷落在身后。

如果撷取午夜的繁星编一串项链，在造化的商店里或许可以高价出售。但是，具有审美情趣的人，明白它为什么贬值。

贬值的虚茫的苍天，称不出精确的重量，但弥漫着情思。

展开你的想象：奏响轻柔的乐曲，无语的时光的胸中，是一颗蓝莹莹的宝石——何必非把它放在首饰盒里欣赏！

毗迦罗玛迪德耶的宫殿里，诗人天天吟诗作赋。那时没有印刷厂这个魔鬼抹黑诗的时空，没有水力磨盘磨出诗的浆汁，一口

口在口腔里沉淀。诗味全得在饭后茶余一面聆听一面品赏。

唉，聆听的诗终于戴上了视觉的枷锁，诗扔在图书馆里，爱不释手的永恒的珍异在出版的市场上蒙受羞辱。

毫无办法！这是个文学团体丛生的时代。诗歌不得不乘公共汽车去和读者相会。

诗魂慨然长叹：“唉，假如我生在迦梨陀娑的年代，假如你是毗迦罗玛迪德耶……”

我生在那个年代又怎么样！恐怕也是个屈服于印刷的迦梨陀娑，你们是他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玛尔碧佳，买了诗集坐在转椅上阅读。不会闭着眼睛听朗诵，听了也不会给诗人戴个茉莉花环。

只要花一元两角钱买本诗集便万事大吉了。

池 畔

站在二楼窗口望得见池塘的一角。

帕德拉月，池塘涨满了水，闪耀着草绿丝绸似的光泽，拖长的树荫在水中扭动。

池畔种了几畦水芹、芋头。微斜的堤坡上几株槟榔树面对面地站立着，岸边有夹竹桃，洁白的百合花，芳香的素馨花，被冷落在一边的夜来香，像穷人一样可怜。一排散沫花树形成天然的篱墙。

对岸是一片香蕉、番石榴、椰子树林，远处，绿树掩映的屋顶平台上，晾晒着一条纱丽。一个头缠湿毛巾、光着膀子的壮实汉子坐在石阶上垂钓，消磨时光。

不知不觉已是下午。

雨水濯洗的空中，斜阳没精打采，一副冷淡憔悴的样子。风儿轻轻地吹皱了池水。文旦树叶闪闪发光。

我默默地注望，忽然觉得眼前是逝去的一天的虚影。穿过今时的栅栏的缝隙，很多年前的一个人的容貌在我脑际闪现。她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摩挲是温存的，言语是甜美的，一双黑眼的目光率直而迷人。她穿着素雅的纱丽，很宽的红贴边覆盖着她的双足。

她在花园里铺了一张苇席，用纱丽下摆拂去灰尘。她在芒果树、榴莲花下汲水时，喜鹊在枝头啼鸣，八哥翘着尾翎在枣树上跳跃。

我向她告别时，她未能流利地说几句话。

她立在门后，从门缝里目送路上我远去的背影，泪水渐渐模糊了她的视线。

做错事的孩童

你说你不乐意我溺爱迪努。

我喜欢他，只看到他调皮，看不到他闯祸。我爱他，也生他的气，这决不是假话。

大凡人都这样，不是特别圆滑的话，缺点容易被发现。

倒楣的迪努淘气得让人讨嫌，但他本质不坏。他的过失成堆，但不给人以重压感。有时看他不怎么顺眼，心里却无反感。

他的情绪像一叶轻舟，顺风疾驰，夸赞他也罢，申斥他也罢，他都不允许持续太久，如同此岸的货物一转眼运到了彼岸，对他不构成压力，他也不对人施加压力。

他生性爱好热闹。他言语罗唆，难免讲错话，如果没错话，他言谈的绵密的织锦会断裂。谬误不在他心里，而在他的语言里，懂了他的语法，不难理解这一点。

你说他爱挑刺儿，确实如此。

不过，他是用夸大、扭曲了的真实提出责问的。被他责问的人并不真坏，喜欢听他吹毛求疵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是受责备的星云，他是专司责备的一颗星，他的光华来自星云。

归根结底，他秉性聪慧，但不善于缜密地思考，因此他可爱的罪过每每引起哄堂大笑。

而见到擅长判断是非、探究细微的人，这样的笑声必然戛然而止。同他们在一起，精神压力太大，忍受不了多久。直到他们偶尔疏虞暴露了缺点，才能松口气，精神上轻松一些。

现在再来说明何谓考虑不周。

淘气包玛坎上梵文课前，把锅灰涂在教室门框上。先生进门背上衬衣蹭黑了。玛坎笑了，他的同学全笑了，唯独先生不笑。

愤怒的校长把玛坎赶出学校，校长态度极为严肃，是非观念极强。瞧着他这副模样，学生把笑声咽进了肚皮。

迪努不加思索地做错事，随随便便地做好事，错事好事都不放在心上。

他借东西不注意及时归还，别人借他的东西，他也从不上门催讨，事实上，他总吃亏。

记住我的话：要骂只管骂他，心里可得微笑，否则要酿成大错。

我不理会是非，我在近处看他，他是一个人。你在远处审视，把他置于解剖台上。

比起你来。我更多地数落他，更多地原谅他。我处罚他，但不流放他。我就这样留他在身边，你不要怪怨。

空 隙

“量力而行，不可太劳累了！” 耄耋之年，是对我的心讲这句话的时候了。

我开始适量地遗忘，让时间出现一些空隙。

孩提时代，我责任的墙壁有很多孔洞。我无羁地驰骋想象，游历帕拉兹村庄，在京城摩羯陀登位，发布号令。

如今，我的心回归了那时忘事的疏懒之中。

我的朋友怕我健忘，把要做的事写在一张纸上，放在我的书案上。可我甚至忘记看这张纸，不在书案前坐下。生活是松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

纸上没有注明天气已经转热，但不妨碍我意识到气候的变化。温度表喘着气暗示我关心一下扇子在哪儿，火车时刻表在哪儿。查看一下火车开往大吉岭的时间，我却无动于衷。

中午，烈日当空，烤灼着原野。一阵阵热风卷扬着沙尘。我视而不见。

仆人班纳马里只当此时关门符合名门望族的规矩，却受到了我的责怪。

下午四时，斜阳透过窗棂落在我的脚边。门房进屋询问有无要寄的信。我一摊手说没有，一瞬间，我有些惆怅，我应该写回信。

但是把信交给邮差的时候我的惆怅也跟随着消逝了。

花园曲径两旁的达迦尔花、玉兰花的资本尚未告尽，它们像聚在码头上的一群女人，你推我搡，互相嘲笑，气氛快乐。

杜鹃不住地啼叫，我真想劝它不必如此固执地逼我回忆森林里的幽寂，劝它经常遗忘，把空隙嵌入生活，不要损害记忆的名誉，使之不堪忍受。

我尚有追怀几多往事、几多悲伤的很多日子。通过这些日子的空隙，新鲜的春风融和晚香玉的孤独的幽香，习习吹来，榴莲树下的浓荫吹奏“悠远”的情笛，吹出听不见的凄婉。通过这些日子的空隙，我望见逃学的孩童在游逛，怀里抱着雏鸭下午独自坐在池畔石阶上，我望见新嫁娘在写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一丝笑容浮上我的面庞，随即是一声沉重的叹息。

新 居

马俞拉基河畔，我养的梅花鹿和小牛犊整天形影不离，情深义厚，两者的关系跟耳鬓厮磨的红松、穆胡亚树一样。红松和穆胡亚树的叶子同时落在地上，落在我的窗台上。

上午，阳光把挺拔的棕榈树的影子，偷偷地投落在我房间的墙上。

沿河踩出了一条红土路，野花落在路上。文旦花熏香了空气。查鲁尔树、火焰树、曼陀树竞相开花，争艳斗奇。小篮似的萨兹纳花在风中摇晃。青藤爬满了马俞拉基河边的篱笆。

红石阶爬进了河水。码头旁立着粗壮的金色花树。我架了座竹桥，桥头的玻璃盆内种了素馨花、茉莉花、晚香玉和白夹竹桃。桥下深水里的石块清晰可见，洁白的鹅在河里游弋。棕黄的奶牛和杂色的小牛在马俞拉基河边吃草。

屋里铺着茶色缀花蓝地毯。橘黄色墙壁画了黑边线。我每日坐在游廊东侧，迎候旭日升起。

我的芳邻嗓音清脆，像舞女手镯的闪光。她家的茅屋顶爬上了牵牛花藤。我从未请她唱歌，但常常听她唱得很动情。

她丈夫忠厚、热情，爱读我的作品。同他开玩笑，他在恰当的时刻恰如其分地嘿嘿一笑。他说的话极为通俗、平易，可是有一天夜里十一点左右，在马俞拉基河边的红木林里，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叫人不得不眨眼假意夸他是一位诗人。

屋后是几畦菜地，两亩稻田，一座树篱环围的芒果、波罗蜜果园。

拂晓，我的芳邻哼着小调从牛奶里搅制黄油。她丈夫骑着红鬃矮种马，去巡视农活。

河对岸茂密的树林里，隐隐传来绍塔尔族人吹的笛声。

冬天，耍蛇艺人在马俞拉基河畔搭起简易帐篷。

其实，马俞拉基河畔现在、将来都建不成我的新居。我从未见过马俞拉基河，从未亲耳听见它的名字。它的名字是眼皮上抹了幻觉的乌烟，用想象的目光看见的。

不过，我觉得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恬淡的心灵期待着辞别这里的一切，前往马俞拉基河畔。

溺死的男孩

村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正像残壁下一棵野草——没有园丁照料，既领受阳光、空气、雨露的爱抚，也忍受尘埃、虫豸的骚扰，山羊啃一口，黄牛踩一脚，非但不甘心死，反而长得茎秆粗壮。

他爬树打酸枣，掉下来摔断了骨头。

他误吃了含毒的野果，头晕目眩。

祭神节他去看彩车，彩车不曾看见，自己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他又累又饿，倒在地上，昏死了又活过来。他迷了路，衣服撕破，满面灰尘，最后回来了。

他被人打，被人骂，人家一松手，他撒腿跑得远远的。

浮萍拥挤的水泽边，单腿立着一只丹顶鹤，黑乌鸦在棘条上颤悠，白鸢凌空翱翔。渔民把竹杆插入河里，布网捕鱼。鱼鹰警觉地蹲在竹杆一头，鸭子潜水觅食螺蛳。

下午，粼粼碧波分外迷人。绿藻荡漾，鱼儿追逐游戏。更深的水下住着龙女么？听说她用金梳梳理曼长的黑发，波光现映出她妖娆的身姿。

他起了潜水的念头，那透明的绿水，多像龙女柔腻的肢体！他对一切感兴趣，不管里面究竟是什么。

他纵身入水，水草缠住他的手脚。他呼救，呛水，沉入水底。

听见水边放牛的孩童惊叫，渔民急忙撑船过来营救。把他打捞上来时，他直挺挺地不动了。

此后好几年一想起他，我就恍恍惚惚，眼前金星闪烁，四周一片昏黑。心里却清楚地看见那个自幼丧母男孩。

有趣的是，他说的话至今不死！

我听见他在怂恿他的伙伴：“下水看看，腰里结根绳子，一

下水就把你拽上来。”

他极想体验跳水的滋味。

他的伙伴不敢。他鄙夷地骂：“胆小鬼！”

他像小动物似地潜入帐房先生的果园。是的，他挨了几拳头，但远比不上他吃的黑浆果的数目。

这家人骂他：“不知羞耻的野猴！”

有什么可羞耻的！

帐房先生的瘸腿儿子抡起拐杖打黑浆果，捡了一篮，放开肚皮吃。他打断树枝，打烂果子，他知不知羞耻！

有一天帕克拉斯家的二小子拿着万花筒对他说：“你看里面是什么。”

他看见斑驳的颜色，晃一晃，又一个花样。

“大哥，咱俩换吧。”他提议说，“我给你一个磨光的贝壳，削生芒果皮，可快了，另外再送你一个芒果核做的哨子。”

万花筒没有给他。

他不得不采取偷的办法。

他不是贪心。他不想永远占为己有，只想看看里面的缤纷世界。

枯登哥哥拧着他的耳朵审问：“你为什么偷？”

“他干吗不给我？”倒楣鬼反问，那口气分明要帕克拉斯家的二小子承担他偷万花筒的责任。

他心里没有恐惧，没有仇恨。

他嗖地捉住一只大青蛙，扔在果园里木桩的深坑里，逮虫子喂养。

他把甲虫放在纸盒里，喂牛粪末儿，别人想扔而不敢下手。

他上学口袋里挂着一只松鼠。

有一天他把一条水蛇塞进先生的抽屉，心里说看看先生见了水蛇是啥样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打开抽屉，魂飞魄散，狼狈逃窜。

值得一看的逃窜！

他养的狗不是名门出身，是纯孟加拉种，神态、举止跟主人相似，经常食不果腹，除了偷窃别无他法。头一回偷就打断一条腿。

大概是报应，打手家的黄瓜竹架同一天被打得稀哩哗啦。

这只狗夜里不躺在主人的床上睡不着觉，主人不抱着它也难以入眠。

一天它伸嘴去吃邻居家摆好的饭菜，灵魂踏上了黄泉路。

他满怀悼念的悲恸，人前却不掉一滴泪。他偷偷地哭了两天，从此茶饭不香，再没有偷吃帐房先生家果园里熟酸果的兴致。

他把一只破锅扣在邻居七岁外甥的头上。头顶破锅，那小孩的哭叫听上去像榨油厂的汽笛声。

他走进有钱人家总被轰出门。只有养奶牛的女人希杜招呼他进屋喝碗牛奶。她儿子已死了七年，年龄同他只差三天，和他一样皮肤黝黑，一样的塌鼻头。

他也跟希杜阿姨捣蛋——剪断牛绳，藏茶壶，把她的衣服弄得黑不溜秋。他要各种试验的结果。旁人看不过，代她管教，她反倒为他辩解。他的调皮激起她慈爱的波浪。

阿姆比格先生沮丧地对我说：“他是块榆木疙瘩。小学课本上您的诗，他一点也不喜欢读。淘气地把那几页撕了，还说是耗子咬掉的。真是只不可教化的野猴子！”

“责任在我。”我说，“假如有一位他的世界的诗人，这位诗人写的诗歌的旋律必定溶和甲虫的鸣声，他读起来就津津有味了。我何曾写过货真价实的青蛙的故事和他那只秃顶狗的悲剧！”

旅 伴

世界上不缺少不美的人，比起不美的人，我的旅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委实是件稀奇事儿。

他的秃顶与年龄不相称，所剩无几的头发也已斑白。两只小眼睛没有睫毛。他皱着眉头东张西望，好像在稻田里拾稻穗。他的鼻子高而宽，占据了四分之三的脸盘。额头宽阔。左鬓发毛脱尽，右眼上眉毛消逝。唇髭胡须剃光的脸上，裸露着造物主塑造的粗疏。

餐桌上谁粗心丢弃的扣针，他拿起来别在自己的西服上。女旅客见状，转过脸去吃吃地笑。他收集落在地上的捆包裹的绳子，接起来绕成一团。别人乱扔的报纸，他叠好放在桌上。

他用餐十分谨慎。他口袋里装着一瓶开胃的药粉，坐下吃饭，先把药粉倒在水里饮服。用完餐，再服一粒助消化的丸药。

他寡言少语，说话有些结巴，一开口让人感到他是个傻瓜。别人在他面前议论政治时，他默不作声，无从知道他是否听懂了一些。

我与他在一艘客轮上共度了七天。

有些旅客无端地讨厌他，画漫画讥嘲他，把他当作一块笑料，俏皮话越说越刻薄。他们每天用新的言词塑造他的形象，以荒唐的想象丰满他这件作品，来弥补上帝创造的漏洞造成的某些部位的失真，并坚信这是纯正的真实。

有些人猜他是个经纪人，有的说他是橡胶公司的副总经理，猜测激发了打赌的兴趣。

不少旅客对他敬而远之，他已习惯了他们的冷淡。旅客在吸烟室打牌赌钱，他们对他也敬而远之。他们在心里骂他：“吝啬鬼！下贱胚！”

他与船上的吉大港的水手混得很熟。水手用水手的语言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话，不知他操的什么语言，好像是荷兰语。

早晨，水手用橡皮管冲刷甲板，他也跳来跳去地帮忙，笨拙的动作招致善意的哄笑。

有个少年水手皮肤黝黑，双眼乌亮，头发曲卷，身材单薄。他送给他苹果、桔子，给他看画报。旅客们对他有损于欧洲人尊严的举动大为恼火。

客轮停靠在新加坡港。他把水手叫去，分发香烟，每人一张十美元纸币。送给少年水手一根镀金手杖。

他与船长道别后，匆匆走下码头。

这时他的真实姓名传开了，吸烟室里玩牌人的心里发出了啊呀啊呀的惊叹。

不同的童年

厨房是希罗娜阿姨的场所。

总见她夹着两只铜罐到池塘汲水。筑了石阶的池塘，离厨房不过两铜罐的距离。

她那丧母的外甥整天光着脊梁，脑袋里进不去任何忠告。这个无正经事可做的淘气包，俨然是池塘的主人。一高兴就跳进池塘，一面游泳一面朝天上喷水。他站在石阶上用瓦片打水漂，折根竹杆煞有介事地坐着钓鱼，爬树摘黑浆果，扔的比吃的还多。

人们说头秃了三分之二的胖地主才是池塘的真正主人。他十天前前胸后背抹些油下水洗澡，身子猛地往水下一缩，泡两下赶紧上岸，念叨着杜尔迦女神的圣名，穿过竹林回到家里。他正在打一场官司，忙得不可开交。池塘写在他的田契上，但尚未纳入他管辖的领地。

希罗娜的闲得难过的外甥，统管着树林、沼泽、荒地、沉船、破庙和罗望子树最高的枝梢。

他骑上在果园里吃草的洗衣人的驴，竹鞭抽得它飞奔起来。

他得意地领略赛马的乐趣。不管法官怎样判决，他没有事做，就骑洗衣人的驴，一骑上去，这畜生连同四条腿就归他了。

做父母的均指望儿女读破万卷书，日后高官厚禄，光宗耀祖。

所以，教书先生派学生头领把逃学的他从驴背上揪下来，拖着穿过竹林，送进教室。

他的王国在集市、河埠、旷野。此刻，他被四壁包围，神思被粘到书页上。

我也曾经是个孩童。

天帝也为我创造了河流、田野、长空，可惜没有利用的机会，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在儿童广阔的世界里，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的巢筑在旧楼的一角，不许随便走到巢外。

仆人们哼着地方戏曲做枸酱包，随手把红艳艳的液汁抹在墙上。

大理石地板擦得光滑、铮亮，百叶窗帘十分雅致。楼下是砌了石阶的池塘，靠墙有一行椰子树。发髻蓬松的老榕树把粗硕的根深深地扎入池塘东岸的地下。

上午，左邻右舍的人来沐浴。下午，闪耀着阳光的水面上，游弋的鸭子用喙抚理翅羽。

时光潺潺流逝。

苍鹰在天空盘旋。年老的布贩子敲着铜盘沿街叫卖。恒河水通过引水渠流入池塘。

在广阔世界里儿童加冕为君王，而我生下来是个穷孩童。我只能在我内心的渴望里，眼睛的远望中，池水的波光中，榕树的气根拥抱的凉荫里，椰子树摇动的枝条上，远处晒太阳的露台上做我的游戏。

悉多得到肌肤如芊芊嫩草一样细腻的消息的那天，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猴诃努曼进入无忧树林。我的诃努曼每年雨季驾着湿润淡蓝的新云来临，搅得天昏地暗，从它黑洞洞的口腔里，传出我无法前往的远方的信息。

高楼包围的一方哀戚的云天，木然地俯视着我，胸膛隆隆地起伏。浓黑的乌云像振鬃眦目的野狮，跃过榕树的头顶。池水吓得瑟瑟战栗。飓风和林莽里，腾起儿童生活中被压制的活力。东方海岸获释的博大的神童，飞来与我结为好友。

哗哗地下起雨来，一级级石阶沉入水中。

夜里雨越下越大。我躺在床上，闻到飘入窗口的潮湿的林木气息。庭院里积了齐膝深的水。屋檐口涌出一股股粗大的水流，滚下去与地上的积水汇合。

早晨，我跑到南窗口，只见池塘已是一片汪洋，外溢的池水汨汨地流过果园，木苹果树那头发散乱的脑袋孤零零地挺在水面上。

街坊们喧嚷着跑出去，用长毛巾和披肩逮鱼。

直到昨天，池塘和我一样是个囚徒。上午，下午，形态各异的树荫溶入水面，流云用阴影之笔短促地在水面上划一下。透过榕树叶缝的阳光，像用金勺子泼到池水中。池塘泪光滢滢地仰望着高空。

今天，它自由了，如身穿赭色道袍的游方僧，周游四方。

我和几个哥哥跳上池塘边的木船，解缆划桨，从池塘划进胡同，从胡同划到大街上，以后不知划到哪儿去了。

我的思绪追随着颠簸的木船。

黄昏来临。

云影与暮色交融，又与池水中榕树的黑影融为一体。

路灯亮了，朦胧的灯光罩着路面。家里玻璃罩灯的火苗畏葸地颤抖着。浓重的幽黑中隐隐望见的晃动的椰子树枝，似鬼魅的暗示。胡同两旁的房屋大门紧闭，一两扇窗户泄涌出来的微弱的

光线，好似惺忪眼睛的呆滞的目光。

不知何时，一切沉入昏眠。

深夜，万籁俱寂。游廊里更夫萨罗卜隔一会儿嗷嗷地喊几声。

每年的雨天振奋我的心绪，摇荡我的歌曲。

娑罗树叶在絮语，棕榈树枝在鼓掌，翠竹在轻晃。七叶树和豆蔻树的花瓣纷纷飘落。

家家户户那些和我小时候一样的孩童，正在朝风筝线上抹特制的胶水。

他们的心事只有他们知道。

普通的姑娘

我是深闺内院里的女子。

您不会认识我的，萨拉特先生。

我拜读过您最新的小说《枯萎的花环》。您笔下的女主人公埃鲁克茜三十五岁溘然去世。她曾与二十五岁的情敌激烈搏斗，我看得出，您十分仁慈，您让她赢得了胜利。

现在说说我自己。

我年纪尚小，但韶华的魅力已打动了一个人的心，得知这一情况，我激动得浑身哆嗦，忘记了我是个普通的姑娘。和我一样的孟加拉姑娘千千万万，她们也秀丽可爱，拥有妙龄的神咒。

我恳请您写一部关于一位普通姑娘的小说。她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如果她心灵深处沉淀了非凡的情感，她该如何昭示？有几个男子能把它发掘出来？他们的眼睛为花容玉貌所眩惑，但他们的良知并不探寻真实。我们以厘景的价格出卖我们自己。

容我说明一下我说此话的根由。

您可以假设看中我的那一位叫纳雷斯。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还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漂亮的姑娘映入他的眼帘。我既没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勇气相信也没有决心不相信他的赞辞。

后来，他去英国留学。

我偶尔收到他的来信。

我常常胡猜乱想：罗摩啊罗摩，成群的英国姑娘出入公共场所，她们个个出类拔萃、聪慧过人、神采飞扬，她们已经发现了昔日埋在印度百姓之中的纳雷斯？

果然，上回他来信说他与丽姬一道下海游泳。丽姬像乌哩婆湿似地浮上水面时，他情不自禁地朗诵了孟加拉诗人赞美乌哩婆湿的诗句。然后，他俩并肩坐在沙滩上，面对翻涌的蓝色海浪和满天明丽的阳光。

丽姬语调徐缓地对他说：“你来的那天和你回国的日子，好似贝的两张壳，让一颗浑圆的泪珠充填其间吧！”

她委婉地表达爱慕的手法何等高超！

纳雷斯还在信中写道：即便她胡诌，那又何妨！说得实在太感人了。嵌玉的金花难道是真花？但何尝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您明白了吧。他信中比喻的隐义，像无形的钢针刺入了我的胸膛，并且提醒我，我是个普通的姑娘。

我没有回报门第高贵的情人的足够资本，唉，我无力改变现状，终身是个债务人。

萨拉特先生，求求您，写一部关于普通姑娘的小说吧！这个倒霉的姑娘必须同六、七位才貌出众的女性竞争，如同俱卢战场上阿周那之子阿维马努单枪匹马与七位凶悍的骑士厮杀。

我知道厄运已落到我头上，我已经输了。但请您允许您笔下的女主人公代替我获胜，使我读了扬眉吐气。

让您的生花妙笔传递檀香般芬芳馥郁的喜讯吧！

为您的女主人公起名马拉蒂，这也是我的名字。不必担心被读者发现，孟加拉平原上有无数个马拉蒂，都是可以信赖的心地淳朴的姑娘。她们不懂法语、德语，只明白委屈落泪。

您准备如何让她获胜？

您的灵魂高尚，您的笔触神圣。也许您想导引她走上自我牺牲的道路，忍受不堪忍受的痛苦，和沙恭达罗一样。

原谅我吧，萨拉特先生，让她下来站在我的位置上。我得不到长夜的黑暗中向天帝祈求的不现实的恩典，但您的女主人公可以得到。

写纳雷斯在伦敦混了七年，处在水性杨花的女人的包围之中，一次次考试不及格。

然后，您的笔锋一转，写马拉蒂在加尔各达大学数学考试中独占鳌头，获得硕士学位。但您如果在这儿收笔，您小说之王的桂冠会被玷污。

不要管我处境如何艰难，不要收缩您的想象力。您和天帝一样是不吝啬的，送马拉蒂去欧洲。写那儿的一群学者、圣哲、英雄、诗人、艺术家和君主簇拥着她，像天文学家发现星球那样发现她不单才华横溢，而且性情温柔。

不是在愚昧的国度，而是在有圣人、慈善家，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的地方，揭示她征服世界的魔力的奥秘，举行举世瞩目的盛大集会，对她表示热烈欢迎！

描写她头上落下颂扬的甘霖，她落落大方地穿过人群，像海面上滑行的一艘帆船。人们看了她的眼睛，交头接耳地说印度的雨云和阳光交融在她的眼神里。（顺便说一句，造物主的爱怜确实溶化在我的眼神里，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尚未遇到欧洲的有识之士。）

纳雷斯和那些出类拔萃的女士尴尬地站在会场的一角。

以后呢？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我的梦幻破灭，可怜啊，普通的姑娘！

唉，白白浪费了天帝的创造力！

名 声

尼斯兄：

我十九岁那年，你二十五岁左右，已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康达姑妈》和《潘珠的怪癖》。此外，《时代的车轮》月刊上正连载你的小说《血痕》。

你的成就轰动了全国。

我在学院的文学研讨会上赞扬你比般金·钱德拉·查特吉更伟大，引起了一场打破脑瓜的混战。

我哥哥揶揄我是你盲目的崇拜者。

大学毕业之后，我搞到了县长助理的差使。不久，全国掀起如火如荼的反殖爱国运动，我毅然辞职。

之后，我交了好运，成为你的挚友。过从甚密的那段日子里，我不曾说过你一句坏话。我甚至假笑着袒护你大大小小的缺点，把它们化入你的崇伟之中。

我深知你最擅长塑造瑕不掩瑜的风云人物。你一再地督促我：“捉笔写小说吧，在作家的舞台上，你本应有尊贵的席位，是你的自卑感，使你屈辱地坐在读者的长凳上。”

于是，我犹犹豫豫地拿起了笔。

我第一部小说以我们这个时代为背景。主人公是邦迪加达地区被追捕的政治犯。他潜伏了七个月，有天深夜冒着生命危险回家看望母亲。他的亲叔叔向警察告密。他在一个渔家女的草房里躲了几天。他叔叔提供了可靠的情报，致使他落入敌人之手。渔家女作了伪证，也被捕入狱。他叔叔爬到了副县长的位置上。

你读了我的小说，赞不绝口，亲自把稿件送到编辑萨姆普·桑德尔家里，要他立刻在《时代的车轮》上发表。

果然，小说第二个月开始连载。

如同干芦苇塘着火迅速蔓延的火势，我很快蜚声文坛。《短

笛》杂志上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在这位文坛新星面前，著名小说家阿苏先生黯然失色了。”

你读完开心地一笑。

《番查加那》杂志上发表的拉地甘达·迦斯的文章说：“孟加拉文苑终于诞生了真正的传世之作。”

你看了这篇文章没有笑。

之后，你我之间蔓生了名声的荆棘。

此刻，请听我一句话，我的名声是在“现代疯狂”的薄土中滋生的，根子扎得不深，不结果实，只有叶子的茂密，原因是不明白虚怀若谷。

你塑造的主人公是孟加拉的堂吉诃德，他的怪癖将千秋万代遗传给不同肤色的狂人。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贡杰拉尔像一个爆竹，在空中一闪便熄灭了，只能迷惑傻瓜的眼睛。

我知道你是多么崇高。我岂能为窃取虚假的荣誉的资本而出卖你的友谊。

打开纸包看吧，里面是我作品的灰烬。

我的作品明天必是一撮尘土，干脆今天就付之一炬！

短 笛

卖牛奶的吉努居住的小巷边有一幢二层楼房，一楼窗户钉着铁条。湿漉漉的墙壁泥灰剥落，到处是褐色的斑痕。用美国布做的门帘上画着财神迦奈斯。除了我，租用一楼房间的还有一个生灵——蜥蜴，它与我的区别在于它不缺少食品。

我是商业厅最年轻的文书，月薪二十五卢比。下班后辅导“达特”种姓人的孩童复习功课，报酬是一顿便饭。然后到瑟亚尔达车站消磨黄昏，省下点灯的花销。听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汽笛声，旅客的喧嚷声，苦力的叫喊声……挨到十点半钟，才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回黑糊糊凄冷的住所。

我姑母的村庄座落在达勒斯瓦利河畔，她的侄女曾与我这个命途多舛的人缔结婚缘。成亲的吉期在迩，我“犯上作乱”的罪行败露，只得仓皇出逃。新娘摆脱了“灾难”，我亦如此。

新娘未能步入洞房，但每日在我的心房进进出出。她身裹达卡绸纱丽，眉宇间是一颗硕大的吉祥痣。

近来，阴雨绵绵，电车票价又涨了，薪水却被克扣。小巷角落里，榴莲和芒果的皮核、鱼鳍、小猫的尸体、炉灰……堆积着，腐烂着。

我使用的多孔的旧伞的现状，颇似七扣八扣的薪金。办公室沉闷的氛围的唯一装饰品，是膜拜保护大神毗湿努的乐天派库比康特的俏皮活。

淫雨的黑影潜入潮湿的斗室，像堕落陷阱的困兽，昏迷不动。白天黑夜，我感到与半死不活的世界死死捆在一起。

住在巷口的甘达先生，有一头细心梳理的波浪形黑发和一双大眼，性格豪爽，自小爱吹笛。岑寂的午夜，夜色阑珊的拂晓，光影交叠的下午，小巷恶浊的空气中，常萦绕他的笛音。有天黄昏，他吹起沉郁的“兴都”、“巴鲁亚”曲调，暮空弥漫着万古不变的离愁。顷刻之间，小巷恍如哀绝的醉鬼呓语般的虚幻。我陡地感到。我——穷文书哈里帕特，与莫卧儿的皇帝阿格巴尔无甚区别，破伞与华盖循着凄婉的笛音一齐飞向天国。

这笛音听来尤为真切动人的地方，流淌着达勒斯瓦利河。无尽的黄昏，河畔黑棕榈的浓荫里，菜园里，她在期待，身裹达卡绸纱丽，眉宇间是一颗硕大的吉祥痣。

步步高升

楼梯口右面的走廊里，我每天上午跟尼勒穆尼学习英语。

破墙旁边有棵高大的罗望子树，结果的季节，猴子在树上蹦

来窜去。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离开英语课本，追踪猴子摇动的尾巴。先生马上拧我的耳朵，以证实我与红眼猴在理性上的差异。

放了学，我在植物家族里执教。

园子里有黑浆果树、酸果树、一排槟榔树。沿墙自生的一棵幼枣树是我的学生。

我用板尺一面揍枣树一面训斥：“瞧你这笨蛋，参天的黑浆果树结果了，可你又矮又小，不求上进！”

我恭听父亲的教诲，常听见“上进”两个字。听他一再地讲拾破烂的卖一篮篮碎玻璃，最后成为百万富翁的故事，“上进”的概念在我眼前变得具体而清晰。

人无不想成为富翁。起码也得像巴吉德普尔镇放高利贷的帕珠·马雷克那么富裕，连同黑浆果累累的园子，我家这幢楼房已经典押给他了。

我天天教育枣树，要以帕珠·马雷克为楷模，快快长高。

我一天两次用棍子测量枣树的高度。

我的火气越来越旺，它却视而不见，不长高，也不结果。盛怒之下，我挥舞木棍噼哩叭啦狠狠揍了它一顿。

这时，我当税务员的父亲调到了巴尔达曼县，我转入加尔各达一所高级英语学校，起步向高官显爵的顶峰攀登。

父亲谢世不久，我在秘书处奠定了步步高升的基石。

可是妹妹已到了出嫁的年龄，我不得不托人求情，借了一大笔债，好歹操办了她的婚事。

我的婚事也有了眉目，明年二月九日，新春的暖风体内体外吹拂的时光，就……

不料，我被人从我的职位上撸了下来。

我的境况恰似害虫啮噬的、外表光亮的生果子，狂风袭来，咚地坠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春天的花事出了问题，只怨我时乖命蹇。

公事房的财神别转脸不再垂青于我，家里的财神早已另觅新筑的金莲台了。

我拿着文凭四处寻找工作，奔波了数日下来，我形容枯槁，眼光呆滞，肚子瘪了下去，鞋跟断裂，肤色和旧床单相近。

我登门向达官贵人求助，几乎跑断了腿。这时我突然收到一封信，因借款到期无力偿还，放高利贷的帕珠·马雷克依法没收了我家典押的房产。

我匆匆赶回老家，上楼推开窗户，碰到一根树枝。我心里恼火，用力一推，一看，原来是我的“学生”。

枣树枝繁叶茂，向我表明它已“高升”了，同上门占房的帕珠·马雷克一模一样。

朝觐者

我们冒着严寒启程。

我是时机最糟糕的极其漫长的旅程，道路迂曲，朔风刀一般锋利，寒冷不可抵御。

驼峰磨伤、脚痛难忍、脾性暴烈的骆驼，不时趴卧在融化的冰雪上。

想起春天山底下的宫苑，衣着华丽、手擎盛满芳醴的杯盏的名媛淑女，心里好不沮丧。

牵骆驼的脚夫骂骂咧咧，怨声不绝，一个个溜之大吉，寻找烈酒、女人去了。

火炬已经熄灭，找不到打尖的旅舍，城市满布敌意、猜疑，村落肮脏，且漫天要价。

困难重重！最后我们决定通宵赶路，累了打个盹。听见谁在唱歌，准是疯子！

黎明时分，我们进入凉爽宜人的山谷，雪线下是潮湿的沃

土，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林木的气息，山涧淙淙流淌，水车的叶片拍击着幽暗。

天边屹立着三棵树。浑身雪白的老马在山坳奔驰。我们走到门上挂着葡萄藤的酒肆前，只见两个人脚踏着空酒坛，在洞开的大门口掷骰子赌钱。

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我们继续前进。时光飞逝，傍晚，我们到了目的地，应该说，这段经历是令人满意的。

这一切仿佛发生在邈远的往昔，又仿佛是有意发生在现在，写下，请写下这句话——如此迢遥的地方牵引我们来寻死还是觅生？

“生”已有过一回，我们有不容置疑的证据。

在这过去，我见过“生”也见过“死”，自忖两者不是一码事。

但是。这“生”是十分冷酷的，它的折磨是惨毒的，像死，像我们的死。

我们返回自己的国家，返回自己的王国。但在陈规陋习中，没有丝毫的安宁，周遭不可亲近的人抱着各自的神像。

我死了反倒轻松。

儿童圣地

—

几更天了？没有回答。

蒙昧的光阴在亘古的迷津里徘徊，望不见陌生的路的终端。

山底下的暝暗像倒毙的恶魔的眼珠，蔽日的浓云压迫苍穹的胸膛，洞穴里一团团黑雾犹如刹碎的夜阑的肢体。

天边刺目的火光，忽明忽暗，那是无名煞星红眼的窥视？抑或是原始的饥渴伸抖着的滴血的舌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蜕变”的泪滴般的狼藉的杂物，是生灵未完的游戏的残骸？还是恣意挥霍的权势的破损的牌楼？湮没的河道上被遗忘的腐朽的桥梁？神祇离弃的天祠里蛇洞迂曲的祭坛？未做成便腐蚀了的隐入虚无的阶梯？

蓦地，传来石破天惊的巨响，那是禁锢的山洪冲出隘口的轰鸣？还是疯狂旋舞的苦修者高诵的骇人的经咒？大火包围的森林自毁的惨叫？

可怕的喧嚣下面，流动着轻微的音流，好似火山喷发的熔岩，里面熔合着嫉贤妒能的窃窃私语、卑鄙的飞短流长、愚蠢的尖利的傻笑。

那里，游荡的人像历史的纸屑，火炬的光影中，他们满面是恐惧。

一天，无端的猜疑驱使一个狂人一刀砍死他的邻居。不公正的裁决立即激起广泛愤怒的争吵。

一个妇人绝望哀呼：“唉，唉，我们迷失方向的儿子堕落了。”

一个美女裸露着洋溢青春美酒的醇香的芳躯，格格地笑道：“区区小事！”

二

虔诚者坐在山巅皎洁的安静中，不眠的目光寻觅星光的暗示。

云团凝聚、夜鸟哀鸣飞翔的时刻，他说：“别害怕，兄弟，记住人是伟大的。”

他们不以为然地说：“太初的力量是兽性，兽性是恒久的。诚实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蒙受打击时，他们惶恐地打听：“兄弟，你在哪里？”

听到的回答是：我在你身边。

黑暗中不见他的身影。他们议论纷纷：那话音是陷入恐惧产生的幻觉。是虚妄的自慰。

在暴虐的荆棘丛生的大漠里，为占有海市蜃楼，人们累世经代的互相残杀。

三

云散天晴，东方地平线上跃出了启明星。大地的胸膛徐呼出一声惬意的长叹。林径上荡漾着绿叶簌簌的絮语，鸟儿在枝头唱歌。

“时辰到了。”虔诚者肯定地说。

“什么时辰？”

“启程的时辰。”

他们不解其义，坐着胡猜乱想。

晨曦的爱抚渗透泥土深处，世界的根须里泛起生命的活力。一种轻微的声音传入大家的耳朵：向“完美”的圣地进发吧！

这激动人心的崇高的声音迅速在人群中传播。男人仰望天际，女人合掌覆额，孩童拍巴掌嬉笑。

红日在虔诚者的眉宇描了个金色吉祥痣。

人们齐声欢呼：啊，兄弟，我们颂扬你。

四

旅人从各个角落出发——

从尼罗河流域，从恒河之滨，从西藏冰冷的河谷，他们漂洋过海，翻山越岭，穿过无路的沙漠，在葛藤如网的密林里开辟道路，在城墙环护的都市大门前走来了。

他们有的徒步，有的骑马，骑象，骑骆驼。

有的战车上飘扬着中国的绸旗。

皈依不同宗教的教徒诵念着不同的经文焚香前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护卫帝王的军卒的刀戟寒光闪闪，擂响的鼓声如同雷鸣。

托钵僧披着破烂的袈裟，王公贵族身着耀眼的缀金缎带绸袍。

健步如飞的求学的年轻人推着为学识的荣誉和高龄的重荷压得步伐蹒跚的老学究。

无数母亲、处女、新娘说说笑笑，托着盛放白檀香膏的圆盘，提着灌满香水的铜壶。

行列里还有跛子，瞎子，娇声娇气，香水味儿刺鼻的妓女，出售神灵、衣冠楚楚的宗教商贾。

何谓“完美”？！

无人讲得清楚。过去所作的阐释，不过是在私利上粘贴高尚的标签，赋予无上的价值，为有恃无恐的盗窃带来无穷的机会，以龌龊肉体的不倦的贪欲构筑臆想的天堂。

五

乱石横卧的山路崎岖、艰险。

虔诚者在前面带路，身后是强者、弱者、年轻人、老年人、统治者、半饥半饱的农夫……有的脚底起泡，精疲力竭，有的满腔忿懑，有的产生怀疑。

他们计算迈出的步伐，不时询问：还有多远？

虔诚者以歌声作为回答。

他们听他唱歌，皱起眉头，但不敢走回头路。

人流的惯性的朦胧的希望驱策他们向前。

他们减少睡眠，缩短休息时间，展开互相超越的激烈竞赛，唯恐落后蒙受欺骗。

一个个黄昏尾随白昼来临，未知的邀请以看不见的信号向他们招手。

他们的表情变得冷峻，抱怨越来越刺耳。

六

夜里。

跋涉了一天的人们在榕树底下铺席卧下。

一阵风吹灭了灯，稠粘的幽黑好像昏眠。

人群中呼地站起一个人，指着带路人吼道：“骗子，你骗了我们。”

一个个喉咙迸发出严厉的责问，女人们咬牙切齿，男人们破口大骂。最后，一个胆大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击他一拳。一个人站起来，拳脚相加，他失去生命的躯体倒在地上。

死寂的夜，远处隐隐传来涧水声，空气中浮荡着淡淡的茉莉花香。

七

旅人们惊慌失措。

女人嘤嘤啜泣，男人厉声呵斥：“别哭！”

挨了鞭子的狗惨叫一声，停止狂吠。

长夜漫漫。

男男女女激烈地辩论，谁应承担 responsibility？

他们吼叫，咆哮，行将拔刀动武的时候，夜色稀薄了，霞光掠过山峰，布满天空。

他们缓缓平静下来。

太阳伸手痛惜地抚摸血迹斑斑的死者的安祥的额头。

女人们放声大哭，男人们双手捂脸。有人想溜之大吉，但脚挪不动，罪责的锁链把他与无辜的牺牲品拴在一起。

他们痛楚地互相问道：“谁为我们指路？”

“我们打死的人为我们指路。”东方的一位老人说。

大家默默地垂下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怀疑使我们抛弃了他。”老人继续说，“暴怒使我们杀害了他，现在爱使我们又接受了他，他的死使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复活，他是伟大的死亡的战胜者。”

他们全站了起来，齐声高呼：“胜利属于死亡的战胜者！”

八

年轻人呼吁：“向爱和力量的圣地前进！”

千万个喉咙迸发誓言：“我们要战胜今世和来世！”

他们看不清目标，但怀有一致的热情。他们共同的炽热希望藐视着死亡的危险。他们不再问路有多远，他们心里没有疑虑，走路不感到疲劳。

死去的引路人的灵魂在他们心里，在他们的前方。他超越死亡，跨越生命的界限。

他们走过播下种子的农田，经过装满谷物的粮仓，穿过消瘦的身躯企望重新充盈生命力的贫苦的土地，沿着人口密集的城市的通衢大道前行，越过渺无人烟的沉寂的荒原，那里既往的岁月安静地将破碎的功绩抱在怀里。他们目睹的破落户的颓垣后面，卧榻曾嘲讽食客。

途中熬过了烈日烤灼的漫长的晌午，夕照黯淡下去的时光，他们问预言家：“前方是否我们至高希望的阙顶？”

“不，那是暮云的峰峦上的落日的余辉。”预言家说。

年轻人鼓励道：“不要停步，朋友，踏尽夜的黑暗，我们将抵达光的国度。”

他们摸黑前进，路意识到了使命，脚下的尘土以无声的触抚指示方向。

通往仙界的天衢上，星斗以无声的歌词鼓舞他们：旅伴，勇往直前！

引路人凌空传递信息：快到了。

九

第一抹朝晖在沾露的树叶上闪烁。

星相家说：“朋友，我们到了。”

路边，一望无际的成熟的稻穗在柔风中摇荡。大地的欢声响应着云霓色彩的变幻。从山麓到河湄。一座座村庄里，每日平静地流动着人流。陶工制罐的轮子欢快地转动，樵夫担柴前往集市，牧童在旷野放牛犊，少妇头顶水罐，沿着河边的绿径往家走去。

但是，哪儿是帝王的城堡？哪儿是金矿？哪儿是辑录杀人惑人的咒语的古圣梵典？

“星斗的示意是不会错的。他们的信号陨落在这里。”星相家说罢，神情虔诚地走到路畔的泉水边。

泉眼里涌翻的泉水似液态的光华，黎明在溶和笑泪的乐曲的大潮中飘荡，一箭之遥的棕榈树林里，一间茅舍沉浸在无可言喻的静谧之中。

来自海滨的一位陌生的诗人在门口吟唱：“母亲，开门！”

十

一束阳光斜照着柴扉。

聚集的人仿佛在血管里听见洪荒年代创造的偈语：母亲，开门！

门开了。

母亲怀抱着婴儿坐在草塌上。

期待的阳光照临朝霞怀抱的启明星似的婴儿的脸。

诗人弹琴，歌声在天空飘绕——胜利属于人类，属于新生儿，属于永生的人。

君主、乞丐、雅士、罪人，才子、愚氓……一齐双膝跪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齐声欢呼：“胜利属于人类！属于新生儿！属于永生的人！”

最后一封信

由于我的过错，空荡荡的寓所愤懑地扭过脸不再理我。

我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没有一块属于我的地方。我闷闷不乐地走到外面。

我决计出租房子，搬到特拉登去。

由于过分悲怆，我许久不敢进阿姆丽的房间。可是房客快来了，房间得打扫一下，我只得开了她上锁的房门。

房间里有她一双阿格拉绣花拖鞋，梳子，装着洗发液、护肤液的几个瓶子。书架上陈放着她的课本，一架小手风琴，一本剪贴簿贴满她收集的照片。衣架上挂着长毛巾、上衣、机织布纱丽。小玻璃柜里是各种玩具、空粉盒。

我坐在桌后的床板上，从她的红皮书包里取出一本算术练习本，一封未封的信掉了下来。信封上写着我的地址，是阿姆丽稚嫩的字体。

我听说，人溺死的那一刻，眼前闪现浓缩的一生。我仿佛是个淹死的人，拿信的一瞬间，很多往事纷至沓来。

阿姆丽妈妈去世那年，她刚七岁。

我莫名其妙地担心她也活不了很久。

因为，她神情忧郁。过早诀别的阴影从未来倏忽飞来，笼罩着她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我生怕发生不测，每天上班，不敢让她离开我一步。

她姨妈从班基普尔来度假，忧虑地说：“外甥女学习要耽误了。如今谁乐意娶个目不识丁的女孩，当作包袱顶在头上？”

我好生愧疚，说：“明天我带她到贝都恩学校报名。”

第二天，她上学了，不过放假的日子大大超过上课的日子。她父亲经常参与让送她上学的汽车倒开回来的阴谋。

第二年，她姨妈又来度假，见此情形，大为不满：“这样念书不行！我得把她带走，送她上贝那勒斯的寄宿学校。我无论如何要把她从父亲的溺爱中解救出来。”

她跟她姨妈走了，因为我应允，她是怀着一腔无泪的怨恼走的。

我出门游览巴特里那塔圣地，从自己烦闷的心境里逃了出来。四个月没有得到她的消息，以为老师的关怀已消解她心头的垒块。

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暗暗庆幸把她托付给了“大神”。四个月后来，我径直前往贝那勒斯看望阿姆丽。途中收到一封信——还说什么，大神已收下她了！

一切都过去了。

我坐在阿姆丽的房间里展开信纸，只见上面写着：我很想见您。

没有别的话。

废纸篓

“你在干什么，苏妮？”父亲吃惊地问，“干吗把服装在皮箱里？你要去哪儿？”

苏娜丽达的卧室在三楼，有两扇南窗。窗户前床上铺着考究的拉克恼床单，对面靠墙的书桌上，摆着亡母的遗像，一串芳香的花条挂在墙上父亲照片的镜框的两端，粉红色地毯上杂乱地堆着纱丽、衬衣、紧身上衣、袜子、手绢……

身边，摇着尾巴的小狗举起前爪往女主人怀里伸过去，它不明白女主人为什么收拾衣服，生怕女主人扔下它不管。

妹妹莎米达抱膝而坐，侧脸望着窗外，她没有梳头，眼圈红红的，显然刚才哭过。

苏娜丽达不答话，只管低头整理衣服，手微微发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要出门？”父亲又问。

苏娜丽达口气生硬地说：“您讲过，我不能在家里成亲，我到阿努家去。”

“啊呀！”莎米达叫起来，“姐姐，你胡说什么呀！”

父亲露出恼怒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他家里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他们的意见，我得一辈子听从。”女儿语气坚定，表情肃穆，决心不可动摇，说罢把一枚别针装入信封。

父亲忧心忡忡：“阿尼尔的父亲鼓吹种姓制度，难道会同意你俩的婚事吗？”

“您不了解阿尼尔，”女儿自豪地说，“他是个有主见、胸怀坦荡的青年。”

父亲长叹一声，莎米达挽着父亲的胳膊走了。

钟敲了十二下。

苏娜丽达一上午没有吃饭。莎米达来叫过一回，可她非要到朋友家吃不可。

失去母爱的苏娜丽达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他也要进屋劝女儿吃饭，莎米达拉住他说：“别去了，爸爸，她说不吃是决不会吃的。”

苏娜丽达把头伸到窗外，朝大街上张望。终于，阿尼尔家的汽车开来了。她急忙梳妆，一枚精巧的胸针插在胸前。

“拿去，阿尼尔家的信。”莎米达把一封信丢在姐姐怀里。

苏娜丽达读完信，面如死灰，颓然坐在大木箱上。

阿尼尔的信中写道：我原以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改变父亲的观点，岂料磨破嘴唇，他仍固执己见，所以……

下午一点。

苏娜丽达呆坐着，眼里没有泪水。

仆人罗摩查里塔进屋低声说：“他家的汽车还在楼下呢。”

“叫他们滚！”苏娜丽达一声怒吼。

她养的狗默默地趴在她脚边。

父亲得知事情发生突变，没有细问，抚摸着女儿的柔软的头发表说：“苏妮，走，到赫桑巴特你舅舅家散散心。”

明天举行阿尼尔的婚礼。

阿尼尔执拗地叫嚷：“不，我不结婚。”

母亲心疼地叹气：“唉，依了他吧。”

“你疯啦！”父亲勃然大怒。

家里张灯结彩，唢呐从早晨吹到晚上。

阿尼尔失魂落魄。

傍晚七点左右，苏娜丽达家的一楼里点着煤油灯，污渍斑斑的地毯上摞着一叠报纸。管家卡伊拉斯·萨尔加尔左手托着水烟筒抽烟。右手呱嗒呱嗒扇着蒲扇，他正等听差来为他按摩酸痛的大腿。

阿尼尔突然来临。

管家慌忙起身，抻抻衣服。

“忙乱之中忘了给喜钱，想起了特地来一趟。”阿尼尔犹豫一下说，“我想顺便再看一眼你家苏娜丽达小姐的卧室。”

阿尼尔慢步走进卧室，坐在床上，双手抱着脑袋。床具上，门框上，窗帘上，漾散着人昏迷呻唤般的幽微的气味。是柔发的？残花的？抑或是空寂的卧室里珍藏的回忆的？不得而知。

阿尼尔抽了会儿烟，把烟蒂往窗外一掷，从书桌底下取出废纸篓，捧在胸前。他的心猛地抽搐一下。他看见满篓是撕碎的信纸。淡蓝的信纸上是他的笔迹。此外还有一张照片的碎片，四年前用红绸带系在硬纸板上的两朵花——枯萎了的三色堇和紫罗兰。

山茶花

她名叫卡梅腊。

我是在她的练习本上看见她的芳名的。

那天她带着弟弟乘电车前往学院。我坐在她后面的凳子上，欣赏她的披肩秀发和柔美的面部线条。她胸前抱着教科书和练习本。

我在该下车的车站没有下车。

此后，我制定了出门的时刻表。这与我上班的时间毫不相关，而与她上学的时间相吻合。所以经常相遇。

我想，虽然我与她互不相识，但至少是彼此的旅伴了。

她周身放射着智慧之光，黑发从秀额往后拢着，眼里闪着纯朴的光泽。

我暗暗抱怨，为什么不发生事故，使我在救助中显示我的人生价值呢？例如街上发生骚乱。或者哪个恶棍为非作歹。这种事如今不是经常发生吗？

我的命运像一潭浊水，容纳不到可歌可泣的壮举。平淡的日子似聒噪的青蛙，既请不到凶残的鲨鱼、鳄鱼，也请不来雍容的天鹅。

有一天电车上特别拥挤。

卡梅腊身旁坐着一位讲一句孟加拉语夹杂半句英语的年轻人。我恨不得猛地揭掉他的帽子，抓住他的肩膀往车下扔。可一时找不到借口，手痒痒得要命。

这时他抽起了一支很粗的雪茄烟。

我勇敢地走到他面前，命令道：“扔掉雪茄烟！”

他装作没听见，照样吞云吐雾。

我一把抢过他口衔的雪茄，掷到窗外，紧握双拳怒视着他。他一声不吭，一步跳下车。

他也许认识我。我在足球场上因进攻凶猛而小有名气。

姑娘的脸唰地红了。她低头佯装看书，手索索发抖，对我这位嫉恶如仇的英雄竟不屑一顾。

同车有正义感的职员齐声称赞：“先生，您做得对！”

不一会儿，姑娘提前下车，改乘出租汽车走了。

以后接连两天我没有遇见她。

第三天我看见她乘黄包车上学，马上省悟我鲁莽地做了件错事。姑娘自己会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我插手。我暗自悲叹我的命运确是一潭浊水，英雄行为的回忆像牛蛙呱呱叫。在头颅里对我尖酸地嘲讽。

我决意纠正我的错误。

不久，我获悉她一家去大吉岭避暑。

今年，我也迫切需要换换空气。

她家的别墅名为“摩迪亚”，座落在距山道不远的茂密的树林里。皑皑雪峰遥遥在望。

我赶到那里才知道她一家人不来了。

我正准备踏上归途时，与崇拜我的球迷摩汉拉尔不期邂逅。他是个瘦高个儿，鼻梁上架一副斯文的眼镜，孱弱的消化器官在大吉岭的新鲜空气中得到了些许慰藉。他对我说：“我妹妹泰努卡祈望见您一面。”

泰努卡像个影子，身材单薄到了无法再单薄的程度，对我这位足球名将怀有不可思议的敬慕。她以为我同意和她聊天体现了我对她别有意味的关切。

唉，命运的捉弄！

在我下山前两天，泰努卡含蓄地对我说：“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一盆使你时时想念我们的花。”

胡闹！我以缄默表示厌烦。

“这是珍贵的植物。”泰努卡说，“在恒河平原上精心培育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能成活。”

“什么名字？”

“山茶花。”

我心头一震，与山茶花语音相近的一个名字，闪电般掠过我昏暗的心空。我含笑喃喃自语：“山茶花，不容易获得她的心。”

我不晓得泰努卡明白了此话是什么含义。她突然两颊绯红，高兴得全身微微发颤。

我携带这盆花上路了。

上了火车，我发觉安顿这位“旅伴”不是件容易事，我把它藏在双人包厢的盥洗间里。

这趟旅行到此结束。

以后几个月的琐事恕不赘述。

在祭神节的假期里，闹剧的帷幕在绍塔尔族聚居区重新拉开。这是偏僻的山区，我不想说出地名。换空气的阔佬从不光顾此地。

卡梅腊的舅舅是铁路工程师，家安在娑罗树影遮护的“松鼠的村庄”里，从那儿望得见天边的青山。附近的沙砾地里淙淙流淌清泉，帕拉斯树枝上结了野蚕茧，赤裸的绍塔尔族牧童骑在水牛背上。

这里没有旅馆。我在河边搭了顶帐篷。除了那盆山茶花，没有别的旅伴。

卡梅腊是和母亲一起来的。

太阳升起之前，她撑着花伞，沐浴着凉爽的晨风，在娑罗树林里散步，野花竞相吻她的纤足，竟未引起她的注意。她有时涉过浅清的小河，到对岸树底下看书。

她不理睬我，由此我断定她认出我了。

有一天我看见他们在小河边野餐，我多么想走过去说，“需要我为你们做事吗？我会汲水、打柴，附近树林里兴许有温和的

狗熊哩。”

我发现一个年轻人穿着英国绸衬衫，坐在卡梅腊身旁，伸直腿抽哈瓦那雪茄。卡梅腊心不在焉地揉碎了一朵蔷薇。旁边放着一本英国文学月刊。

我如梦初醒，在这巴尔格那幽静的河谷，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是不堪容忍的多余的人。我应该知趣地离开，但是，暂时不能走。我得耐心地住几天，等山茶花开了，派人送过去，才算了一桩心事。

我白天打猎，傍晚回来给山茶花浇水，静观花苞的变化。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我大声叫为我弄柴火的绍塔尔族姑娘进帐篷，我要借她的手，送去用娑罗树叶包的山茶花。

我在帐篷里读一本侦探小说，期待着。

外面传来甜美的声音：“先生，叫我干什么？”

我走出帐篷，一眼看见山茶花夹在她的耳朵上，她黝黑的脸闪着欣喜的光彩。

“叫我干什么？”她又问。

“只想看你一眼戴花的模样。”说罢我动身返回加尔各达。

玩具的自由

穆尼小姐卧房里的日本木偶名叫哈娜桑，穿一条豆绿色绣金花日本长裙，她的新郎来自英国商场，是没落王朝的王子，腰间佩戴宝剑，王冠上插一根长长的羽翎。

黄昏，电灯亮了，哈娜桑躺在床上。

不知哪儿来的一只黑蝙蝠在房里飞来飞去，它的影子在地上旋转。

哈娜桑忽然开口说：“蝙蝠，我的好兄弟，带我前往云的国度，我生为木偶，愿意在游戏的天国做度假的游戏。”

穆尼小姐进屋找不到哈娜桑，急得大叫起来：“哈娜桑，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哪儿？”

庭院外面榕树上的神鸟邦迦摩说：“蝙蝠兄弟带着她飞走了。”

“哦，神鸟哥哥，”穆尼央求道，“请带我去把哈娜桑接回来。”

神鸟展翅翱翔，带着穆尼飞了一夜，早晨到达云彩的村寨所在的罗摩山。

穆尼大声呼喊：“哈娜桑，你在哪儿？我接你回去做游戏。”

蓝云上前说：“人知道什么游戏？人只会束缚他用来做游戏的器具。”

“你们的游戏是怎样的呢？”穆尼小姐问。

黑云隆隆地吼叫着灼灼地朗笑着飘过来说：“你看，她化整为零，在缤纷的色彩中，在罡风和霞光中，在各个方向各种形态中度假。”

穆尼万分焦急：“神鸟哥哥，家里婚礼已准备就绪，新郎进门不见新娘会发怒的。”

神鸟笑嘻嘻地说：“索性请蝙蝠把新郎也接来，在暮云上举行婚礼。”

“那人间只剩下哭泣的游戏了。”穆尼一阵心酸，泪如雨下。

“穆尼小姐。”神鸟说，“待残夜过后，明天早晨，雨火清洗的素馨花瓣上也是有游戏的，可惜你们谁也看不见。”

怯 弱

高一学生巴特克里斯达说话尖酸刻薄，是胆小的同学心目中的恶魔。

他无缘无故地为苏尼塔起了一个绰号“白鹤”。

绰号后来变为“小鸭”，最后成为“纯种鸭”。绰号本身并无特殊的意思，不过是恶作剧罢了。

憨厚的人惧怕奚落，但常常成为奚落的对象。残酷者的队伍日益扩大，到处乱射怪笑的毒箭。

巴特克里斯达的喽罗也怀着莫名的厌恶，用目的不明的嘲弄之针，刺伤苏尼塔。

可怜的苏尼塔为了解脱只好转学。

但是他的血管里仍流着往日人前局促不安的拘谨，蛮横黧黑的恶煞巴特克里斯达把生活的不公正和无情的冷嘲热讽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扉。

巴特克里斯达摸透了苏尼塔的脾性，路上遇见他，总提醒他心中昏昏欲睡的恐惧，以此取乐，炫示他拥有暴虐的手段的骄傲。他仍叫苏尼塔的绰号，仍然对他怪笑。

大学毕业后，苏尼塔试图跻身于律师的行列，但律师和行列没有空隙容他挤入。

他缺少挣钱的机会，但不缺少时间，他弹琴，唱歌，填补生活的空虚。后来索性拜艺术家尼亚玛德为师，悉心钻研音乐。

他的妹妹苏妲在英国人创办的达耶森学院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发誓要戴上数学硕士的礼帽。她身材苗条，步伐轻盈，一副近视眼镜后面闪着好奇的光芒，身心充满快乐和甜笑。

钦慕他的女友乌玛拉妮说话柔声细气，睫毛下微漾着摄魂的暗影，纤圆的手腕上戴两只精致的镯子。她攻读哲学，讨论问题口未开脸先红。

苏妲并非不曾窥见哥哥的隐秘，但在他面前竭力按捺着笑声，免得他难堪。

星期天，苏妲请乌玛拉妮来喝茶。

天下着暴雨，街道沉入水中，苏尼塔独坐窗前弹着雨曲。他知道乌玛拉妮在隔壁房间，这喜讯融合他的心律，在弦索上战栗。

苏妲突然来到哥哥的房间，夺下他的琴说：“乌玛拉妮特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我转告你，请你为她唱歌，不唱她决不饶你。”

乌玛拉妮羞得满面通红，一时却想不出合适的言词抗议苏坦姐姐编造假话。

黄昏之前，幽暗就浓稠了，房门在风中急躁地晃动，斜雨拍打着窗玻璃，门廊里茉莉花散发着清香。街上积了齐膝的雨水，汽车在水中行驶。

没有点灯房间里，苏尼塔动情地边弹边唱：细雨霏霏，哦，来吧，我的心上人……

他的心飞往乐曲的天国，尘寰的一切喧杂融入了完美的乐音，无际的流年的碧水里，绽开了一朵“美”的百瓣莲花，他坐在莲花中间，脱胎换骨……

蓦地，楼梯口传来狞笑和吼叫：“喂，纯种鸭在吗？”

肥胖的巴特克里斯达闯进屋子，惊愕地看见苏尼塔立在门口，两眼喷射着坦然冷静的忿恨，像是雷神因陀罗朝粗野的嘲讽投掷过去的霹雳。

巴特克里斯达窘迫地笑着要说什么，苏尼塔大喝一声：“闭嘴！”

有如一脚踩扁的癞蛤蟆的聒叫，巴特克里斯达的干笑戛但是止。

不朽形象的福音

好似天狗啖食丽日的黑暗巨口，黄昏的阴影提前吞没了院落。

外面响起了怒吼：“开门！”

屋里的生命惊恐万状，哆哆嗦嗦地顶着门，插上门闩，嗓音发颤地问：“你是谁？”

又是雷鸣般的怒吼：“我是土壤王国的使者，时候到了，特来索债。”

门上的铁链咣啷咣啷响，四壁剧烈地摇晃。屋里的空气唉声叹气，空中飞禽双翼的扑扇，像夜阑的心跳。

咚咚咚一阵擂击，门闷断了，门板倒地毁坏。

生命颤抖着问：“哦，土壤，哦，残酷者，你要什么？”

“躯壳。”使者说。

生命长叹一声：“这些年我的娱乐活动在躯壳里进行，我在原子中跳舞，在血管里演奏音乐。难道一瞬之间我的庆典要遭到破坏，笛箫折断，手鼓破裂，快乐的日子沉入无底的黑夜？”

使者不为所动：“你的躯壳欠了债，是还债的时候了，你躯壳的泥土必须返回泥土的宝库。”

“你要讨回泥土的借款，只管讨回。”生命不服地说，“你凭什么索取更多的东西呢？”

使者含讽带讥地说：“你贫瘠的躯壳似疲惫瘦弱的一勾弯月，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泥土是你的，但形象不属于你。”生命争辩道。

使者哈哈大笑：“你从躯壳上剥得下形象，只管剥去好了。”

“我定能剥下。”生命发誓。

生命的知音灵魂星夜赶往举行庆典的光的圣地，合掌祈求：“呵，伟大的光华！伟大的炫丽！呵，形象的源泉！不要在粗糙的泥土身边否定你的真理，不要辱没你的创造！他有什么权利摧毁你拥有的形象？他念了哪条咒语令我潸然泪下？”

灵魂入定苦修。

一千年过去了，一万年过去了，生命悲啼不止。

路上一刻不停地运送盗窃的形象。

生物界昼夜回荡着祈祷：“呵，形象塑造者！呵，形象钟爱者！”“僵固”这妖魔攫住你的赐予，收回你的财宝吧！”

一个个时代逝灭了。

隐隐传来天庭的懿旨：属于泥土的回归泥土，冥思的形象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我的冥思里，我许诺，泯灭了的形象再度显露，无形体的影子抓住光的胳膊将出席你目光的盛会。

法螺呜呜吹响，形象重返抽象的画中，从四面八方奔来了形象的爱慕者。

一天天过去了，一年年过去了。生命依旧痛哭。

生命期冀什么？

生命双手合十说道：“泥土的使者用残忍的手扼掐我的喉咙，说：‘喉咙是我的。’我反驳说，泥土的笛子是你的，但笛音不属于你。他听了冷笑一声。上苍的旨意啊，板结的泥土的傲慢将成为胜利者？他眼瞎耳聋，他的哑聋将永远闷压你的妙音？承载‘不朽’的懿旨的胸膛上岂能允许建造‘僵固’的凯旋柱？”

天庭又传来圣旨：不必担忧，云气之海上听不见的福音的波涛不会敛息，灵魂苦修终成正果，这是我的祝福，萎缩的喉咙溶入泥土，永生的喉咙载负旨意。

灵魂的彩舆将泥土的妖魔驾车抢劫的迷茫的福音送回无声的歌曲里，凡世响彻胜利的欢呼。

无形体的形象和无形体的福音，在生命的海滨躯壳的乐园里结合。

染衣女

桑格尔通今博古，能言善辩，名扬四海。

他敏捷的思维如山鹰的尖喙，屡次闪电般喙断对方论据的翅膀，使之垂落尘埃。

南印度的雄辩家奈亚伊克慕名前来，提议御前辩论。

辩论的胜者将获得国王的奖赏。

桑格尔接受挑战后，发现缠头巾脏了，急忙前往染衣房。

穆斯林查希姆的染衣房在树篱围绕的菜地旁边。他女儿叫阿米娜，芳龄十七，唱着歌儿，碾细颜料，正调颜色。她的发辫系

着红缨子，披着棕色披肩，身穿天蓝色纱丽。

她把颜料碗递给染布的父亲时，桑格尔走进染衣房，说：“查希姆，国王命我上殿辩论，请把我的缠头巾洗净染成金黄色。”

清澈的渠水汨汨流入菜地。阿米娜在渠边桑树荫影下洗缠头巾。

春天和煦的阳光映亮了渠水，斑鸠在远处芒果树上欢啼。阿米娜洗净了缠头巾，摊在青草上晒，忽然看见上面有一行诗：你的妙足垂临我的额头。她凝神沉思起来，听不见芒果树上斑鸠的啼叫。

最后，她从染衣房取来丝线，绣了一行诗：但内心感受不到爱抚。

两天后，桑格尔来到染衣房问道：“谁在我的缠头巾上绣的字？”

查希姆慌忙施礼道：“先生，是我不懂事的女儿。请原谅她的冒失行为，上殿辩论吧，没人看得见弄得懂那句话的。”

桑格尔转向阿米娜，说：“染衣女，你使妙足的爱抚落在高傲缠绕的额头，沿着你的花丝线走进我心里，我通往王宫的道路消逝了，今后也不会找到。

解 脱

马拉提国王储巴基拉奥的灌顶大礼定于明天上午隆重举行。

民间艺人格尔达尼未被准许进入御庙，他坐在庭院角落一株菩提树下，弹罢单弦琴，喃喃自语：“神啊，是谁让你端坐在坚硬的金椅上的呢？”

午夜，上弦月冉冉下坠。

远处宫门前灯光炫丽，鼓乐喧天，格尔达尼唱了起来：

我沿着林径走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听见碧草在啜泣。

它们耳贴着尘土，

期待胸膛上落下无忧的足迹。

献灯仪式完毕，庙堂大门关闭，人群涌向王宫，格尔达尼继续唱道：

生命之神啊，

石龕中幽禁你是他们的目的？

预见你我的摩挲交融，

你从天国降临人世。

黑暗的菩提树下，格尔达尼独自弹唱，巴基拉奥在近处谛听着：

你呼唤我冲出锁闭的深宅，

共游山川镜湖，

你消除流浪的孤独，

在心里获得自由。

傲岸的铁丝网围绕的石牢，

任他们昼夜守护！

早晨，启明星淡漠地立在霞光中。宫门前鼓乐齐鸣，祭司送来了圣水，灌顶大礼即将开始。

冷清的御庙里，烛光困惑、黯淡，神像前凌乱地供放着祭品。

巴基拉奥悄然出走，踏上了漫游的道路。

圣 洁

长老罗摩难陀白天拨弄念珠诵经。

黄昏，他供奉祭品，内心服用了神的赏赐，他的饥饿即刻消除。

举行庙会的一天，国王和王后驾临。

此外，从各地来了一批满腹经纶的学者和佩戴标记的各个教派的信徒。

晚浴完毕，罗摩难陀照例在神足前上供，但心中得不到神的恩赐，他咽不下食物。

停食两天以后，罗摩难陀虚弱不堪，稽首说道：“神啊，莫非我犯了罪愆？”

“你当我住在婆伊昆塔仙境吗？”神气忿地说，“那天未能进入我庙宇的庶民全身也领受了我的抚摸，溶和我足触的圣水的生命之泉，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对他们的轻慢使我愤慨，今日你的供品是不纯洁的。”

“主啊，礼法必须维持呀。”罗摩难陀忐忑不安地注望着神的面孔。

神双目喷出怒火：“我亲手创造的大千世界的花苑里，请来了芸芸众生。你竟然企图在这儿建造礼法的壁垒，限制我的权力，真是胆大包天！”

罗摩难陀惶愧地说：“明朝我走出礼法的界限，从你创造的世界清除我的狂妄。”

深夜，繁星好似在沉思默想。罗摩难陀突然惊醒，听见神在催促：“时候到了，履行你的诺言。”

罗摩难陀双手合十：“这会儿夜深路黑，栖禽不啼，我正期待黎明。”

“黎明总是在夜尽之时升起吗？”神申斥道，“你的心苏醒听见我发话的时刻，黎明业已来临，去吧，履行你的诺言！”

罗摩难陀诺诺连声，出庙上路，头顶着璀璨的北斗星。

他出了城，穿过村庄，来到河边的焚尸场，一个昌达尔种姓人正忙着焚烧尸体。

罗摩难陀伸手把他搂在胸前。

那人神色惶遽：“师傅，我叫那瓦，是昌达尔种姓。我的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受人鄙视，您不要这样让我成为玷污您的罪人。”

“我在心里已经猝死。”罗摩难陀痛心地说，“所以我一直看不见你。现在我特别需要你，没有你，我心中死者的葬礼无法举行。”

说罢，罗摩难陀继续前行。

晨鸟啁啾，启明星在朝晖里隐没。

卡毗尔坐在院子里哼着小调织布，罗摩难陀在他身旁坐下。搂着他的颈项。

卡毗尔慌忙自我介绍：“师傅，我是穆斯林，职业低下。”

罗摩难陀语气温和地说：“朋友，不和你在一起，我在心里赤身裸体，我的心沾染了灰尘。今日，穿上你织的纯洁的布衣，我的羞耻荡然无存。”

几个徒弟在院子里找到罗摩难陀，责怪道：“师傅，这成何体统！”

“我在失去神的地方又找到了神。”罗摩难陀坦然说道。

太阳冉冉升起，金色的阳光照亮罗摩难陀欣喜的面庞。

爱的金子

鞣皮匠罗比达斯正在扫地。

道路是他的亲人，孤独是他的伙伴。

行人远远地躲着他走路。

长老罗摩难陀晨浴完毕，走向寺院。距他一丈之遥，罗比达斯匍匐在地，行叩拜大礼。

罗摩难陀惊诧地问：“朋友，你是何人？”

“我是路上干燥的尘粒，师傅，您是天上的云彩，您如果降落爱的甘霖，哑默的尘埃放声高歌，遍地鲜花怒放。”

罗摩难陀把他搂在胸口，给了他爱。

罗比达斯生命的花丛里吹进了歌声悠扬的春天的和风。歌声

传入吉托尔国王后佳莉的耳中，她不禁黯然神伤，支派宫女做事，眼泪簌簌滚落。

抛弃王后的尊贵，佳莉找到罗比达斯，皈依了毗湿努教派。

王族年高德劭的祭司闻知此事，悲愤地对王后说：“可耻呀，王后，罗比达斯种姓低贱，你竟称他师傅，丢尽了你王国婆罗门的脸面。”

王后庄重地说：“听我一言，尊敬的祭司，你日日夜夜专打清规戒律的死结，不知道爱的金子已经丢弃，是我手沾灰尘的师傅从尘土里把它捡了起来。你可以骄傲地抱住那些毫无意义的打结的绳索，可我是爱的金子的乞丐，宁可头顶着尘土的赠予。”

圣 浴

罗摩难陀面对东方，肃立在恒河里。晨风吹拂，流水潺潺，似被点金棒点触了的河水闪耀着金光。他遥望蔷薇般的朝阳，在心中喃喃自语：“呵，大神，您慈祥的容貌怎不在我心头闪现，揭去您的面具吧。”

朝阳升上娑罗树梢。渔民们扬帆启航。一群白鹤飞出沼泽，飞往阳光明媚的青空。

大师的圣浴迟迟不结束，弟子焦急地说：“师尊，耽搁不得了，祭神的时辰到了。”

大师说：“我的肉身未净，恒河至今远离我的心田。”

弟子坐下思忖：这话是什么意思？

阳光洒满芥菜地。卖花女在路边卖花。养奶牛的女人头顶奶罐前往集市。

大师若有所思地出水上岸，穿过黄鹂歌唱的灌木丛。

弟子疑惑地问：“师傅，您去哪儿？前面不是上等人的村落。”

罗摩难陀说：“我正走在完成圣浴的路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河滩尽头是一座村庄。大师走进桑树浓荫夹裹的小巷，猴子在枝头跳跃。

小巷深处是制革人维强的房子，从那儿飘出牲畜的生皮的臭味，兀鹰在空中盘旋，骨瘦如柴的野狗在啃骨头。

弟子双眉紧蹙，站在村外，默念“罗摩，罗摩”

维强敬畏地向罗摩难陀叩头施礼。

罗摩难陀扶他起来，与他拥抱。

维强惊慌地说：“师傅，不可这样，贱民屋里的污秽会损毁您圣洁的身体。”

“远离你的村庄下河沐浴，我的心不能与涤净万物的恒河相通。”罗摩难陀欣慰地说，“这会儿，净化万象的圣水贯通了你我的躯体。今天，我未能顺利地膜拜太阳神，我说太阳神啊，我体内那类似你拥有的灵光为什么不闪现呢？此刻，它在你我的额际闪耀，从此我不必进庙堂了。”

第一次膜拜

传说天界神匠毗舍迦罗莫在元古时代为三界神王的庙宇奠基，巨猴诃努曼运来建庙的大量岩石。

据历史学家考证：栖息在森林里的基拉特族人造了这座神庙，神祇原本属于他们。

舍帝利国王曾占领这个国家，杀戮信徒，神庙里血流成河。

神祇改名换姓，藏在新的教规后面，幸免于难。

数千年古老的虔诚之河改变了流向，而今，基拉特族人沦为不可接触者，他们通往神庙的路被堵塞。

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基拉特族的村舍分布在恒河东岸，他们虔信天神，唱颂神歌，但没有寺院。他们的手灵巧，目兴的判断从不出错，他们擅长砌石墙，擅长在黄铜器皿上镶嵌银花，精晓大理石神像的内在韵律。

刀剑掠夺了他们昔日的御座，砍去了他们的服饰和举止的尊严的标记，剥夺了他们享有知识的权利。

他们只能遥望屹立在西边地平线上的神庙的金顶，只能遥拜神庙，但想象中的神庙依旧那么熟稔。

十月十五日是祭神节。

临时搭的高台上击鼓敲钹，弹琴吹箫，遍野帐篷，幡幢猎猎飘扬。路边摆满商品——铜器，银首饰，神像画，绸布，孩童玩的拨浪鼓、泥娃娃、叶笛、供品、花环、香烛、一罐罐圣水……

魔术师尖声怪气地耍魔术。

民间艺人绘声绘色地在讲《罗摩衍那》。

身着耀眼的制服的卫兵骑马巡逻。

大臣歪坐在大象背上的软榻上，士兵在前面吹号开道。

高门贵族的太太小姐坐在绣帘彩轿里，仆人家丁前呼后拥。

五个树干支撑的榕树底下坐着长发蓬乱、面色青灰、一丝不挂的游方僧，脚边是信女们布施的水果、牛奶、甜食、奶酪、大米、土豆……。

一阵阵“胜利属于神王”的欢呼声响遏行云。

明天是国王首次祭神的黄道吉日。

国王乘大象驾临，必经之路两边的香蕉树挂上了花环。绘有吉祥图案的铜罐口盖着芒果树叶，隔一会儿洒一遍香水，驱压浮尘。

十三日深夜，庙里钟声缓缓隐逝。

明月像蒙着黑纱，朦胧的月光犹如剧烈的眩晕，夜风凝滞，空中聚集着雾霭，林木受了惊吓似的呆立不动，狗莫名其妙地猎吠。马望着无形物竖起耳朵嘶鸣。

突然，地底下响起沉闷骇人的声音，地狱的妖魔仿佛一齐擂响了战鼓。

庙里的挂钟急促地摇响，象群挣脱绳索，如云狂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下的风暴快速地升腾，骆驼，水牛，黄牛，山羊，绵羊，喘气蹦窜。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满目惶惑，分不清亲属、陌生人，辨不清东南西北，互相踩踏，惊叫着逃命。

地面裂开，冒出一股股热水，一缕缕烟尘。池沼的清水漏入下面的沙层。

飞檐上的钟当当地摇摆，随着一声訇然巨响，钟声寂灭了。大地沉寂的一瞬间，将圆的月亮从西天下垂。

一顶顶帐篷着火，冲天的浓烟如同蟒蛇缠绕月光。

第二天，到处听见失去亲人的哭嚎，为防不测，御林军包围了神庙，大臣、星相家、骚人墨客相继赶到，只见山墙倒塌，庙顶塌落在神坛上。

星相家启奏：“陛下，下个月十五之前，庙宇务必修缮完毕，否则，神明将离去。”

国王传旨：立即修缮。

大臣上前奏道：“只有基拉特族人会雕塑神像，但决不能让他们目光玷污神像，神明的圣洁被亵渎，修缮是枉费财物。”

国王下令召见基拉特族头领玛达卜。

玛达卜年逾花甲，白发银髯，头缠干净的白色缠头巾，紫铜般的上身裸露着，下身围一条黄色土布，两眼透出忧悒的恭敬，小心翼翼地在国王脚前献上一束素馨花，退倒几步，伏地礼拜。

国王启口道：“朕闻修缮庙宇非汝等不可。”

“这是神灵对小民的恩宠。”说罢，玛达卜朝着神庙跪拜。

“蒙上眼睛，汝能雕塑神像否？”

“心灵的主宰指示小民劳作，雕琢时不用睁开眼睛。”

数百名基拉特族人在庙外砌石墙。

玛达卜双目缠了几层黑布，在庙里雕神像，昼夜不许外出，他冥想着神的慈颜，哼着歌儿雕琢。

“快干，快干，时间过得很快，吉期快到了。”大臣常来催

促。

玛达卜合掌说道：“是谁的事，谁自会拚命干，我不过是他的工具。”

朔日过去，望日将临。

蒙眼的玛达卜用手指的触摸和石头说话，石头有问必答。

卫兵在旁边监工，防止他解开布条。

星相家也来询问：“十一日之夜，是陛下首次祭神的吉日，能否如期竣工？”

玛达卜合掌答道：“我没有资格回答，心灵的主宰哪天降恩，我哪天禀报。在这之前，任何人来打听只会延误工期。”

初六、初七过去了，凄冷的月光透过庙门，落在玛达卜的银发上。

夕阳西坠，十一的月亮升上灰暗的天空。

玛达卜长长地叹口气，说：“喂，卫兵，去送个信儿，神像雕好了，莫错过吉日良辰。”

卫兵急忙跑出庙堂。

玛达卜解掉蒙眼的黑布，只见十一的月光照临庄严慈悲的神像，他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凝视着神王，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今天实现了几千年来基拉特族信徒瞻仰神王的夙愿。

国王进入庙堂，看见玛达卜头贴着神坛底座，恼怒地拔出佩剑砍去，玛达卜登时首身分离。

这是玛达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神王的足下膜拜。

禳解诅咒

贡达卜是天宫的名伶。

他的情人玛杜斯丽前往北极山脉朝拜太阳那天，他神不守舍，伴唱走调，致使舞女优哩婆湿舞步紊乱，扫了嘉宾的兴致。

萨吉满面羞红，神色尴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由于众神的诅咒，英俊的贡达卜变得相貌丑陋。他被谪下凡，投生坎达尔王族，取名奥鲁内夏尔。

玛杜斯丽归来，向萨吉稽首施礼，哀求道：“不要拆散我俩，让我俩谪落人世，同甘共苦。”

萨吉愁苦地望着雷神因陀罗。

因陀罗动了恻隐之心：“我成全你，下凡去吧。你为他受苦，也给他痛苦。痛苦中消除他搅乱娱乐的罪孽。”

玛杜斯丽投生马特罗王族，取名卡姆莉佳。

一天，坎达尔国王奥鲁内夏尔见了马特罗国公主卡姆莉佳的肖像，朝思暮想，夜不成寐，于是派钦差前往马特罗国求亲。

马特罗国国王大喜过望，启口道：“此乃公主的洪福。”

二月十五日吉祥的时辰，国王奥鲁内夏尔的一把七弦琴搁在象背上嵌珠镶玉的御座上，送到了马特罗国王宫，鼓乐齐奏，公主与奥鲁内夏尔的象征七弦琴举行婚礼，随后日夜兼程赶往坎达尔国。

先后进入不点灯的暗室，国王和王后鸾倒凤颠，几天后，卡姆莉佳说：“我渴望瞻仰陛下的尊容。”

国王说：“你在歌里看得见我。”

黑暗中，国王边弹七弦琴边围绕王后跳天国的舞蹈，好似子夜扑打沙滩的海潮，舞中洋溢的情爱，使王后心潮激荡，泪水涟涟。

一天四更时分，东方天空闪烁着启明星。卡姆莉佳把柔润的发丝覆盖住国王的双足，请求道：“请允许我在第一抹霞光中第一次看见陛下。”

国王婉言拒绝：“王后，不可损害不见面的甜美结合。”

“我观瞻陛下的愉快难道永远要被剥夺？这是比眼瞎更可怕的诅咒！”王后怨愤地转过脸去。

国王让了步：“明天是我与诸位爱卿在纳克格斯树林里共舞

的日子，你站在王宫顶上观看吧。”

王后长叹一声：“如何认出陛下？”

“你可以自由地想象，想象即真实。”

第二天夜里王后又在暗室恭迎国王。

王后说：“我看到的舞蹈，如同吹拂萌发新叶的娑罗树的飘荡的春风。跳舞的个个像月中人一样清秀，唯独一个人丑得要死，极像天狗的帮凶，令人呕心。他凭什么赢得进入树林的权利？”

国王缄默半晌说：“丑陋里至上的感情是对美的呼唤，阳光宽慰羞渐的乌云，在乌云的额际描绘彩虹。天堂怜悯被诅咒的人世的漫漫荒漠，荒漠出现葱郁的美景，心上人啊，那怜悯未使你的心充满柔情蜜意吗？”

“没有，陛下，没有哇！”王后双手捂脸。

国王用带着哭音的声调说：“你同情那个人，你的心可以变得充实。你为何硬着心肠厌憎他呢？”

“我无法容忍糟蹋艺术趣味的不和谐。”王后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国王摁着她的手：“奉献真诚情感的那天，你就能忍受了。丑陋所作的自我牺牲中孕育着‘美’的胜利。”

王后秀眉微蹙：“我不明白陛下袒护‘不美’的用意。薄暗中感受到光明，杜鹃才啼叫欢迎朝霞，我期望今日太阳初升的时刻，陛下出现在我的日光里。”

“你会如愿以偿的。”国王下定决心，“让胆怯远离我吧。”

王后在阳光下见到了国王的真面目。

恩爱的支柱崩塌了。

“残酷的虚伪！残酷的欺骗！”卡姆莉佳尖叫着跑出王宫。

她居住的王家森林猎场里的幽静的行宫，像羞涩地藏藏在云雾中的启明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夜半时分，她隐约地听见七弦琴弹奏的悲苦的曲调，这曲调是那么熟悉，像梦境中远方的暗示。

日复一日，黑暗的树底下影子般跳舞的人，她肉眼看不见，心幕上却看得清清楚楚，犹如望见空阔的雪松林里摇动的枝叶间南海飓风哀号的神态。王后为何会产生这种感觉？绝望的离别唤醒了她的眷恋？泥灯的火苗引燃了金灯？清醒的夜鸟飞越冷凄的巢，振翅的声响激奋了宿鸟的羽翼？

七弦琴弹着哀婉的乐曲。

繁星有如苦修的黑夜的无声的咒语。

王后在卧榻上坐起，披头散发，失魂落魄。琴声在夜空铺了条没有尽头的重逢之路，她的思绪在这溟蒙的路上徘徊。她找谁？找未见面早相识的人？

一天，苦楝树的清香把妙不可言的邀请送入王后的寝室。王后走到窗前，再次目睹那熟稔的影子的舞姿，那离恨的洪涛！

王后瑟瑟颤抖了起来。

蛩吟凄切的夜里，下弦月徘徊在地平线上。

寂静的青林把无声的天籁传入王后的肢体，使她不由自主地翩翩起舞，这是今生今世的舞蹈，也是往生往世的舞蹈！

又过了两夜，琴弦上跳荡着激越的乐音。

卡姆莉佳在心里说：“哦，哀绝的人儿，别召唤了，我不再迟延。”

但是，她到谁的身边去？肉眼看不见的那个人？怎么可能？心幕上见到的人把肉眼看不见的人裹胁到了海边神话的国度？哪儿是连接神话国度的路？

到了月亮隐逝的朔日之夜，‘幽暗’的呼唤越发急切，在王后脑际无路的洞穴里，激荡起雄浑的回声。

七弦琴以渐渐明朗的乐调模糊地叙述天界的往事。

“今天我非去不可了，我不怕我的眼睛。”王后自语着出了行

宫，踩着枯叶走到老菩提树下。

琴声消逝，王后停下脚步。

“别害怕，亲爱的王后。”国王的语言如雨云的轰鸣。

“我不害怕，陛下胜利了。”王后取出纱丽遮掩的灯，举到国王面前。

王后目不转睛地望着国王，半晌才说：“我的主，我的陛下无比俊美。”